

愁斯丹和绮瑟的故事

柏地耶 述

朱孟实 译

献给世间有情人

“诸位听官们，从前白欧尔、汤姆斯、艾尔夏和郭特佛里几位中世纪的诗人们传述这段佳话，是专为此间有情人去听的。他们托我向诸位致敬礼。他们向多愁的人们，快活的人们，失望的人们和期望的人们，向一切幸运的和不幸的有情人们致敬礼，默祝他们在这段佳话里寻得安慰来打消一切人世间的无常和不平，打消一切仇恨和苦恼，打消一切爱情上的烦忧隐痛！”

——《愁斯丹和绮瑟的故事》最后一段。

Gaston Paris 原序(节译)

把愁斯丹和绮瑟的故事所产生的诗最近的一篇介绍给读者，是我觉得可快慰的一件事。这实在是一篇诗，虽然它是用很淡雅的散文写成的。柏地耶先生是中世纪法国叙事诗人们的一个后起之劲，把从前康威尔国两位有情人尝着生爱致死的佳酿移注到轻妙的水晶似的法国语言里。

关于愁斯丹故事的旧诗，Crétien de Troyes和La Chèvre两人的作品久已失传，流传到现在的有 Béroutl 的三千行，Thomas 的三千行，和一位佚名诗人的一千五百行。此外还有些译本，其中有三种译出 Thomas 的实质而没有沿用他的形式，有一种近于 Béroutl。他书所援引的典故有时也很可珍贵。有许多短诗也是取材于这个故事。最后还有一篇乱杂无章的散文故事，在历代述者各人都增加一点上去的乱草堆中也偶尔杂有古逸诗的一鳞一爪。

要用这一大堆破瓦颓垣把一座古代建筑还起原来，工程师应该怎样下手呢？他有两条路可走，不根据 Thomas，就根据 Béroutl。第一条路有一点占便宜，利用三个译本，作者可以再重新编出一篇完整的故事来。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他所根据的诗是最不古的，其中原始成分完全和英法封建社会的精神和习俗混淆起来了。柏地耶先生所走的是第二条路。这条路比较难。但是正因为它难，

更容易显出作者的艺术和学问，也更容易达到他所悬的目标，这就是把最古的愁斯丹故事翻陈出新，好给现代人看。他先从直译Béroutl的残编断简入手，成了本书的中部。这个工作使他浸润在古诗人的神髓里面，把他的醇素的情感和思致，连他的很幼稚的传述方法，他的朴质而美丽的文格都吸收来了，然后在这躯干上面再加上头脚，完成一个有机的新生命。

所以柏地耶先生的这部书是一篇十二世纪的法国诗，虽然它是在十九世纪写成的。愁斯丹穿的是古骑士的盔甲，绮瑟穿的是和各大教寺石像所穿的相同的长裾。这种服装式样是法国封建时代的。但是书中主角原来不是穿这种衣服的，他们还是较古的人物。传述这故事的人们如Béroutl和Thomas都极力把野蛮时代的遗迹抹煞去，但是都没有抹煞得干净。看它的大海和森林的地方色彩，看它的主角的半人半神的性格，看它拿动情丹来象征不可自主，不可抵御，不可毁灭的爱，我们都可以断定愁斯丹故事的起源是在有神秘癖的Celtic民族的中间。(Celt是一个很古的民族，从前居住法国沿海一带，现在法国的勃罗丹人，爱尔兰人，威尔斯，苏格兰的北方人都是这个民族的后裔)。中世纪法国诗人拿这个故事做诗料，以后特在拉丁和日耳曼两民族中就很流行，都由于这篇故事所写的爱情的幸运是非常能够引人的。

Béroutl的愁斯丹和绮瑟，经过柏地耶先生给以新生命，穿起旧时代的衣冠，带着半象野蛮人半象中世纪人的思想言语和习惯，在近代读者看来，好象古寺院玻璃窗上画的人物！姿势很笨拙，容貌很朴素，皮骨很奇怪。但是在这画像后面，我们可以看出一股热烈的情感，象窗外的太阳一样，把穹隆的屋顶照得一片鲜红。这一点已够使爱好故事和诗歌的人们心满意足。但是尤其使人醉心的是情节的离奇，穿插的巧妙，神韵的新鲜，法兰西人的雅致

和Celtic人的愁怀，强烈的自然色彩和精细的心理分析配合在一起，形成这篇很古老而又很新颖的诗。我相信它在现代人中间可以得到它曾前在十字军时代我们的祖宗们中间所得的成功。象这样的作品是不愧为歌德所谓“世界文学”的。我们对于柏地耶先生应表示无量的感激。

译者序

我用“故事”译Roman，因为“浪漫史”一个名词被俗人滥用，在中文习惯中已失其原义，倒不如“故事”两字老实。

欧洲中世纪的普遍语是拉丁，到了十一世纪之后，它已逐渐老死，诗人和小说家开始用各国方言写诗歌故事。现在的法文在那时候叫做Roman，因而用Roman写的小说和叙事诗也通称Roman，这是Roman的原义。

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界有所谓“浪漫运动”。“浪漫”这个形容词也是从Roman来的。那时文学家嫌恶古典主义拘泥法律，所以打起“回到中世纪”的标帜。“回到中世纪”就是回到Roman。浪漫派作品和中世纪的叙事诗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欢喜描写热烈的情感，都带若干神秘色彩，都应用民间流行的文字。

中世纪的叙事诗流传到现在的可以分成两大系。一系是歌咏查理大帝(Charlemagne)的功绩，法国的《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系是歌咏亚瑟王(Arthur)和十二骑士寻圣杯(耶稣在最后晚餐中所用的杯子)的经过，《愁斯丹和绮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古代的叙事诗大半都是先仅有一个很简单的雏形，后来经过许多传述者逐渐增加润饰，才成我们现在所见的《奥德赛》或《罗

兰之歌》。我们很难指定某一诗是某一作者的作品。《愁斯丹和绮瑟》的起源久为学者所争讼。如果我们信任多数，它的发源地大概不是英国的威尔斯，就是法国的勃罗丹，这都是塞尔特民族(Celtic)所占住的地方。

《愁斯丹和绮瑟》本来已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是还被爱国的人们争来夺去。英国人说，这起源于威尔斯，背景在康威尔和爱尔兰，当然是英国的特产。法国人说，这故事的叙事诗现存者以Bérout为最早，其次就是Thomas，都是法国的，安知它们不是自我作古，并没有根据蓝本呢？德国人说，这类叙事诗最沉痛的要推卢森堡的Gottfried所作的，最少这个故事中的悲剧的成分是德国人的贡献，而且从音乐家Wagner把这个故事编成一部乐剧以后，它在近代才能复活，德国的功劳更不可灭了。

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在欧洲文学界的影响是极大的。没有一个欧洲文字中不有几篇诗或是几部小说叙述这个故事。比如说英国，从十五世纪Malorie著Morte D' Arthur起，一直到现在，诗人还欢喜在这里取诗料，Tennyson, Arnold, Morris和Swinburne是最显著的例。Thomas Hardy到八十三岁临死之前还拿这个故事做了一部诗剧，可见得它的动人遐想的力量之大了。

这篇故事何以能如此动人遐想呢？

从基督教传到欧洲以后，这是第一篇热烈沉痛的恋爱故事，近代欧洲人的恋爱观在这里才具雏形，这就是通常所谓“骑士道”(Chivalry)的表现。在名义上绮瑟是愁斯丹的舅母。他们的爱是和基督教的“罪孽”观念相冲突的，而诗人却处处拿动情丹替他们辩护。上帝既然能宽假动情丹，何尝不能宽假动情丹所引起的爱？在动情丹一段穿插之中，我们可以看见中世纪的诗人们在怯懦的面孔后藏有坚勇的决心，要替“恋爱至上”辩护。

柏地耶如何根据旧诗写成这部故事，和它的价值如何，Gaston Paris在原序中已经说过。我很惭愧，虽然易稿三次，终于没有把原文的轻妙淡雅的神韵吸收过来。

译这篇故事时常常得凌的怂恿和帮助，在此应该道谢。

1929年11月伦敦博物院。

一 愁斯丹的幼年

诸位听官们，您愿听一段关于爱和死的佳话么？这是愁斯丹和绮瑟后的。他们相爱，经过许多悲欢离合，后来同在一日之内相依而死。您如果要知道详情，且听我来分解。

那还是马克王统治康威尔国的时候。他的敌人要侵犯他。鲁劳哇国的国王芮法伦听到这个消息，带兵渡海来援助他，替他打仗，替他出计策，象一个藩臣似的。马克王看见他很忠心，把妹子白花夫人嫁给他酬劳。他对白花夫人非常宠爱。

他们在听滩碣的寺院里行了婚礼。过了不久，芮法伦就听到一个坏消息。鲁劳哇的兵刚被他的旧仇茅根侯打败，田原城堡都被摧毁完了。他匆匆修起战船，把已怀孕的白花夫人带回他的辽远的故乡去。他在卡罗威尔堡前面上了岸，把王后付托给一位忠臣叫做洛夏德的照料，然后召集将士，亲赴战场督师。

白花夫人等了许久，不幸得很，他是一去永不回头的！她听到茅根侯已用诡计杀了她的丈夫的消息，也不流泪，也不悲号，只觉得魂飞魄散，肢体瘫软。洛夏德极力劝慰她说：

“王后，悲上加悲也是无补于事。人既然有生谁能不死？望上帝安容死者保佑生者罢？……”

白花夫人不听这番话。他等了三天三夜，暗祝和丈夫在另一

世界里再图欢聚。到了第四天，她产下一个男孩子。她把他抱在怀里向他说：

“孩子，我望你很久了；凡胎养的不能比你再清秀了。我在忧愁中怀孕了你，在忧愁中产生了你，为着你我忧愁到死。你既然是忧愁带到这个世界来的，你的名字就叫做愁斯丹罢。”^①

说完了，她吻他一吻，就长辞人世了。

洛夏德担任了抚孤的责任。这时候茅根侯的兵已将卡罗威尔堡围住，洛夏德如何能久守孤城呢？古言道：“势不均，力不敌，”他只得投降了。他怕茅根侯残杀芮法伦的孤子，所以说他是自己养的，把他放在亲生子一块抚育。

过了七年，愁斯丹刚脱离襁褓，洛夏德把他付托给一位好师傅叫做高威纳的。不到几年，高威纳就教会了他许多武士技艺。攀弓，射箭，抛刀，跳壕，打猎，弹琴，唱歌等等，他没有一件不娴熟。他又学得憎恶奸邪，扶助弱小，说话有信实。和一班少年骑士在一道儿习骑时，他的身材，盔甲，和马好象生成一气似的。人们看见他肩膀阔阔的，腰干细细的，面貌很英武的又很信实的，都夸奖洛夏德的儿子好。但是洛夏德想到他这副英姿爽气是从芮法伦和白花夫人得来的，外面把他当作儿子看待，暗地里把他当作主子敬爱。

事出意外，愁斯丹有一天出去，被挪威商人诱上了他们的船，视为奇货可居，载着去了。他们向陌生的地方驶行，愁斯丹象小狼跳进网一样，拚命的挣扎。海是很公正的，不肯帮助奸人船艘去劫掠，这是航海的人们通知道的。这一天，她大兴波浪，吹得天昏地暗，使那只商船八天八夜之中没有一刻不在危险中颠簸。后

^①愁斯丹是Tristan的音译，原文含有“愁苦”的意义。

来他们从烟雾中遥遥望见一丛崖礁，好象立刻就要把船身撞破似的。他们于是翻悔起来，知道海的震怒，由于愁斯丹无辜被劫，所以彼此发誓放他，放下一只小艇送他上岸去。他们这样办，风浪立刻就平静，天气立刻就变晴朗，他们走远了，带笑的微浪就把载愁斯丹的小艇拥上沙滩。

他费力爬上崖顶，望见前面横着一个荒谷和一片无边的森林。他心里念到高威纳，洛夏德和他的故乡，正在很惆悵，猛然间打猎的角声和呼声远远飞来，他心里又欢喜起来了。林中有一只野鹿正想逃脱，后面一大班人和犬风号雨啸的追来。它的皮肤被许多猎犬咬住，没奈何就躺到地上任他们屠割。有一个猎户提起一支铁包头的棍子向鹿乱打，其余的人们站成一个圆圈，吹擒搏的角声。愁斯丹看见主猎司屠砍鹿颈，很诧异似的喊道：

“先僚，^①您干什么？宰这样贵重的兽也象砍断头猪么？难道贵国的习惯原来如此吗？”

主猎司回答说：“老哥，这有什么奇怪。我先把鹿头砍下，然后把躯干斩成四块，悬在马鞍上带回献给我们的玛克王。我们就是这样办，从古到今，康威尔国的猎户们都是这样办。你如果知道更妙的方法，也不妨说给我们听听。老哥，请把这柄刀拿去，我们很愿意领教。”

愁斯丹屈膝坐下，先剥皮，后去骨，然后再把嘴舌和内脏各杂细取出，一切都很井井有条。那班猎户们弯着腰旁观，都表示欣羡的神色。主猎司向他说：

“朋友，这种宰法很妙。你是在什么地方学来的？你是哪国人？请教尊姓大名？”

^①先僚是Seigneur的音译，贵族男子的尊称。

“先僚，人家喊我做愁斯丹。这种宰法我在敝国鲁劳哇学来的。”

“愁斯丹，天保佑你父亲养这么好的儿子！你父亲一定是一位很富，很有势的大官吧？”

愁斯丹在应当说话的时候知道说话，在应当缄默的时候也知道缄默，很聪明的回答道：

“不，家父是一个商人。我搭上一只远行商船逃了出来，想看看外国的人情风俗。您如果愿收容我，我也很愿效劳，并且教您旁的猎艺。”

“愁斯丹，我倒很诧异。世间居然有这样国家，里面商人的子弟比别国的王公世胄所知道的还多。你自己既然愿意，就跟我们来罢，我们很欢迎你。现在去晋见我们的玛克王罢。”

他们从容就道，后来走到一座很堂皇的堡寨面前。堡寨四围有草场，果园和耕地，前面港湾里停了许多船艘。堡寨本身巍然临海，外表非常壮丽，里面抵御外侮的设备也很完善。它的守卫楼是从前巨人建造的，庞大而端方的石块纵横交错，俨如青碧相间的棋盘。

愁斯丹探问这个堡寨的名字。

“这是听滩碣。”

愁斯丹叫道：“听滩碣，愿上帝保佑你和你的主子！”

诸位听官们，这就是从前他父亲芮法伦和白花夫人大吹大擂的行结婚礼的场所呢。可惜愁斯丹不知道这回事！

他们走到守卫楼时，玛克王和文武官员人等听到猎号声，都齐集在堡寨门前来看。主猎官向国王禀明当日的经过。他看见骑队很整齐，鹿肉宰割得合式，其他一切事务也都布置得有条有理，大加赞赏。他尤其赞赏那位新来的外国孩子，瞪着眼睛注视他。

第一次见面何以就感觉到这么亲热呢？玛克王自己回想，也莫明其妙。诸位听官们，知道这是血源的感应，他从前爱白花夫人，所以现在他不知不觉的爱她的孩子。

夜间撤席后，一位高卢瓦的乐师走进诸朝官面前，一面弹琴，一面唱歌。愁斯丹坐在国王的膝下，每逢乐师奏一曲新乐的引子，就向他说：

“乐师，这一曲顶好。从前勃罗丹人制这个乐曲，是为着庆祝谷柔兰的艳事。调子和词都很和美。乐师，你的嗓子很轻妙，好生弹唱下去罢。”

那位高卢瓦人唱完之后，回答他说：

“孩子，你知道乐艺么？如果鲁劳哇国的商人们也教导他们的儿子弹琴鼓瑟，请站起来，把这张琴提过去献献你的本领。”

愁斯丹取过琴去，一面弹，一面唱，清音娓娓，朝官们听了都很称羨。玛克王看这位孩子是从芮法伦带白花夫人去过的鲁劳哇国来的，尤其赞赏不置。歌罢后，国王静默了许久，然后向他说：

“孩子，我愿教你的那位师傅受福，愿你自己也受福！会唱歌的人们都会受上帝爱护的。歌声和琴声都能深入人心，提醒美满的回忆，消除纷纭的忧戚。你来这里，替我造福不浅。请长住在这里，小朋友！”

愁斯丹回奏道：“这本是我的心愿。我就服侍您，做您的琴师，做您的猎户，做您的臣僚罢。”

三年之中，他们一天亲密似一天。白天里愁斯丹跟着国王临朝或行猎，夜间他随国王的亲信在御房中侍寝。每逢国王不快活的时候，他就奏琴替他解闷。朝中文武官员人等都爱愁斯丹，尤其是警卫李党丁莱。但是这些爱他，都比不上国王。愁斯丹虽然享受这种隆遇，平时仍然念念不忘他的义父洛夏德，他的师傅高

威纳，和他的故乡鲁劳哇。

诸位听官们，想故事说得有趣，总要免去冗长的叙述。这篇故事的材料本来就如此完美，如此复杂，我们又何必把它拉长呢？我现在只很简单的交代几句。后来洛夏德费了许多时日，跋山渡海，终于跑到康威尔国把愁斯丹找到了。他见玛克王，把从前他赐给白花夫人做婚娶的宝石呈给他说：

“玛克王，这就是鲁劳哇国的愁斯丹，您的外甥，白花夫人和芮法伦的儿子。茅根侯霸占了他的国土。现在是光复旧物的时候了。”

愁斯丹得了他舅父的军备，乘康威尔船渡过海，召集他父亲的故旧，向杀他父亲的世仇挑战，斩了他的头，把原有的国土恢复过来了。

他想到玛克王没有他在跟前就不能快乐，于是听良心的命令，传谕臣僚说：

“鲁劳哇国诸父老兄弟们，我叨天之佑，又蒙诸位提携，已恢复了故土，昭雪了世仇；我对于我父亲已经算尽责任了。但是把孤儿孽子抚育起来的是洛夏德和康威尔的玛克王，我也应该待他们象父亲一样，我对于他们不也有一番责任要尽么？因此，我把江山让给这位洛夏德；义父，请您守着这块土地，百岁之后，传给您的儿孙。至于玛克王呢，我所能奉献给他的只有我的身躯。鲁劳哇虽是我亲爱的祖国，我也只好离开他到康威尔国去侍奉玛克王了。这是我的意旨。但是诸父老兄弟们都是我的亲信，应该替我考虑。如果你们中间有谁要教我采别一种计划的，请他站起来说。”

在朝文武官员人等都含泪赞扬他。愁斯丹于是带高威纳一个人整装到玛克王的国里去。

二 爱尔兰的冒豪特

愁斯丹到时，马克王和他的臣僚正在忧戚之中。爱尔兰王已准备起海军，要扫荡康威尔国，如果马克仍然象他从十五年以来抗纳他祖先所贡的税。根据旧条约，爱尔兰可向康威尔索岁贡，第一年红铜三百镑，第二年白银三百镑，第三年黄金三百镑。到第四个年头，他们就要索三百个童男和三百个童女，年纪都限十五岁，须从康威尔各望族中精选出来。这一年，爱尔兰王差遣谕旨到听滩碣的是一位巨人冒豪特。他是国舅，而且从来没有败过仗。马克王用密诏把全国将士都召集来朝中议事。

在满期的那一天，诸臣僚都齐集在穹窿的殿堂里，马克坐在御座上，冒豪特说：

“马克王，请听吾主爱尔兰王的最后谕旨。他吩咐你赶快进你所欠的贡。要追还你的积欠，他吩咐你立刻交给我三百个童男和三百个童女，年纪都限十五岁，须从康威尔各望族中精选出来。我的船停在听滩碣的港里，就是为装载他们去做我们的奴仆。但是如果你的臣僚之中有人愿用决斗来证明爱尔兰王所索的岁贡不合法，我也很愿和他决一决胜负——你马克王自己当然要除外。康威尔国的先僚们，你们中间有人敢用决斗夺回贵国的自由么？”

朝臣面面相觑之后，都赧然低首。这个人说，“倒霉的，你看

冒豪特的身体比四个壮丁还更强壮。你看他那把刀：你不知道从爱尔兰差遣他到各属国以来，它用魔术斩过许多好汉的头颅么？可怜的小子，你想寻死吗？反抗天意又有什么益处呢？”那个人想，“亲爱的儿女们，我抚养你们起来，哪是甘心要你们做奴隶吗？不过我纵然去死，也不能救回你们。”于是大家都噤口不敢作声了。

冒豪特又说：

“康威尔国的先僚们，你们中间谁敢来和我打？我们打一个痛快仗，三天以后，我们每人乘一只船到和听滩碣隔开的圣沙僧岛，一个打一个。谁敢试这一仗，他的亲友也与有光荣啊！”

仍然没有人敢作声。冒豪特好比一只鹰，它一旦飞进笼，小鸟儿都心寒胆怯起来了。他第三次说，“好，你们这班康威尔国的好汉们既然喜欢缩头，就请把童男童女选齐交给我运回去。我原来不相信这是一个奴隶国！”

这时候愁斯丹向玛克王跪禀道：

“国王，如果你赏面子，让我去打这一仗。”

玛克王劝阻无效。他是那样年轻的骑士，这样不顾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但是愁斯丹把约战符丢给冒豪特接收了。

到了约定的日期，愁斯丹戎装盛服，预备去冒这次大险。他身上穿的是锁子甲，头上戴的是炼钢盔。朝中文武官员人等一方面怜惜这位勇士，一方面又觉得惭愧。他们说道，“哎！愁斯丹，好汉，我为什么不替你打这个仗呢？若是我死，也不至于叫世上人悲伤！”钟声一响，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都含泪祈祷，护送愁斯丹到海岸。人心中的希望靠很微薄的养料就能活着，所以他们仍抱一线希望。

愁斯丹一人上了船，向圣沙僧岛驶行。冒豪特的船桅上高悬

一片朱帆。他先上了岸，把船系在岸上；愁斯丹上岸之后，却用脚把船推到海里去。

“小子，你干吗？”冒豪特问道，“你何以不学我把船系起？”

“小子，那有什么用处？”愁斯丹回答说，“我们俩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生还，一只船不就用么？”

他们互相嘲骂了一阵，就跑到岛的深邃处去了。

这场剧战旁人也无法看见。有三次海风似乎夹着一种凶猛的呼声送上岸来。康威尔的妇女们一齐磨拳哀悼，冒豪特的随从却站在幕前含笑。到了三点钟左右，岸上的人远远望见红帆移动，爱尔兰的船起程回岸了，大家都很凄惨的叫“冒豪特！冒豪特！”但是船渐逼近时，一阵大浪把船掀起，猛然间船头现出一位骑士，双手都提着刀在舞。这并非别人，就是愁斯丹。立刻间二十只船飞箭似的抢上去，还有些少年和衣跳下水去，争先去迎接他。他跳上岸时，许多妇人们跪在地下吻他的铁靴。他向冒豪特的随从们喊道：

“爱尔兰的先僚们，冒豪特算是打了一场痛快仗。你们看看，我的刀子都打缺了口，还有一片残锋留在他的骷盖里面呢。请把这片残锋带回去罢，先僚们，这就是康威尔国的贡品！”

愁斯丹于是登听滩碣的堡寨。沿途许多赖他而恢复自由的童男童女们摇着绿叶的树枝欢呼，家家户户在窗口悬起华美的帷幕相庆贺。在这钟鼓号角喧聒如雷震的欢乐声中，愁斯丹进了宫殿，在玛克王的怀里晕倒，鲜血源源不绝的从伤口中涌出。

冒豪特的随从们很赧颜的回到爱尔兰，从前每逢回到韦斯汗港时，冒豪特都是喜气洋洋的看着他的亲友们，他的姐姐爱尔兰

王后，他的明媚如朝日的外甥女金发绮瑟，成群结队的在岸上向他欢呼，她们母女俩尤其亲热，若是他受了伤，她们就亲手替他诊治，她们知道许多奇香和秘药，连致命伤都可以医好，但是现在就有奇方秘剂，就有在一定的时令摘来的药草，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已经躺卧在一块鹿皮上，敌人的残锋还嵌在骷盖里面。金发绮瑟把这片残锋取出，看作圣物一般的珍贵，藏在一个象牙盒子里，从那天起，鲁劳哇国的愁斯丹成了金发绮瑟的不共戴天之仇。

愁斯丹在听滩碣，是在挨命。他的伤口中流出一种毒血，医生们断定冒豪特刺他的刀曾经上过毒的，他们施用医药无效，只好把他付诸天命，伤口恶臭逼人，至亲好友都不肯走近他的跟前，只有玛克王，高威纳和李党丁莱三人，友爱胜过嫌恶，仍旧守着他的床头。后来他们在海滨替他特别建造一间小屋，他移住那里，临着海涛躺着，奄奄待毙。他暗地思量道，“您就把我丢开了吗，玛克王！我愁斯丹不是您的国家荣誉的救星吗？不，仁慈的舅父，您能牺牲性命来救我，我知道的。但是我是必死的，您的慈爱也救不活的。可是看见太阳还是一件很爽快的事，我的壮气也还没有销磨尽。我很愿再浮海去试试风浪，很愿海把我飘流到远方去。去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也许碰得见能医我的人呢。仁慈的舅父，也许有一日我还能照旧服侍您，做您的琴师，做您的猎户，做您的忠实臣僚呢。”

他极力请求，玛克允许了。他坐在一只无桨无帆的小艇上，身旁只带了一张琴。他既然不能动手，帆有什么用处？桨有什么用处？刀有什么用处？象一个船户在长途航行中把一位旧伙伴的尸首推下水一样，高威纳伸起发颤的手膀，把载他的弟子的小艇推到海里去，让它随海水流去了。

七天七夜之中，小艇乘着微波飘流着。愁斯丹有时奏琴来解闷。最后，无意之中海水把他吹送到一个岸旁。那是在夜里。有几个渔夫到海里去抛网打鱼，正在摇船时，听见波上飘着一股清脆而生动的乐声。他们把桨停在波面，很用心的静听。天放白时，他们发见一只迷途的小艇，彼此谈论道，“从前圣勃让敦浮乳一样白的海到命运岛时，也有一种神秘的音在笼罩他的船呢。”他们把船划到小艇旁。它是随波去来的，里面只有琴的声音还有生气，走靠边时，乐声也逐渐低沉到寂灭了，愁斯丹的手僵落在还在微颤的弦上。他们把伤人带回去交给他们的慈祥的女主去医治。

不幸得很！这港口就是冒豪特所躺在的韦斯浮，而他们的女主就是金发绮瑟。她精通医术，世间只有她能救治愁斯丹，但是她牢记世仇，世间也只有她要愁斯丹的命。他吃过药复省人事，知道自己跑到港口里来了。为着要救命，他很敏捷的造出一套很巧的谎话。他说自己本来是一个乐师，搭上一只商船到西班牙去学占星术，中途遇着强盗，受了伤，后来跳上一只小艇逃脱了。大家都信以为真，连冒豪特的随从们也没有人能认出圣沙僧岛上的好汉，因为他受伤之后，形状变得很丑。四十天之后，金发绮瑟已快把他医好，他的肢体也逐渐恢复少年风度。他知道此间不可久留，于是离开韦斯浮，冒过许多险，有一天又回到马克王的面前。

三 金发美人

玛克王的朝中有四大奸臣，看见愁斯丹英武出众，特别受国王宠爱，都心怀妒忌。这就是安竺列，关洛伦，刚端文和邓罗浪四个人，其中安竺列侯爵象愁斯丹一样，也是国王的晚亲。他们知道国王有意到老不留嗣，将来让愁斯丹承继，都很快快不平，用尽奸谋诡计喊康威尔诸大臣起来反抗愁斯丹。

“他生平遇过许奇事么？”这班奸人们说，“诸位都是聪明人，一定明白这中间的底细。他战胜冒豪特就算是了不得的功劳了，但是他在性命垂危时还能一个人航海，用的什么魔术呢？诸位先僚们，谁能够驾无桨无帆的船呢？只有魔法家有这副本领。还不仅如此，他从什么妖国里寻着药医好他的伤呢？他一定是通魔术的。他的船，他的刀，都受妖魔点染过。他的琴也有魔气，不然，他怎样能天天灌药毒国王的心呢？看他多么会用魔力向国王讨好！他将来要做国王的。诸位都甘心奉一个魔法家做国王么？”

朝官们不知道魔法家所能做的事，寻常人只要诚心，也可以做得到。他们中了奸人的计，去坚劝玛克王结婚延嗣。如果国王不许，他们就要退守坚堡向他宣战。国王拒绝了，而且暗地自誓当愁斯丹在世之日，不肯娶任何国的公主。但是愁斯丹看见他们猜疑自己要承继王位才爱戴舅父，心里很不安，也逼着国王采用诸

大臣的建议，否则他就离开听滩碣去报效豪富的嘉浮瓦王。玛克于是和诸大臣相约，四十九日之后，他再传谕意旨。

到了满期的那一天，玛克一个人坐在宫殿里待诸大臣入朝，很忧愁的思量道，“哪里去寻一位公主，既辽远而又没有方法求得来，让我假装的说——但只假装的说——要娶她为后呢？”

在这个时候，两只营巢的燕子从临海的窗孔中呢喃细语的飞进来，猛然象受了惊似的，又飞出去。从她们的喙里落下一茎很长的女发，比丝还细，比朝霞还灿烂。国王拾起这茎头发，然后召愁斯丹和诸大臣进来，告诉他们说：

“诸父老兄弟们，因为要顺承诸位的意旨，我愿娶一位王后，如果诸位肯去寻访我所选定的人物。”

“自然，我们愿去寻访，先僚，你选定了谁？”

“我选定了这茎金发的主人，除她以外，任何人我都不要。”

“先僚，这茎金发从哪方面来的？谁送来的？从哪一国来的？”

“它是从金发美人那方面来的；两只燕子把它衔来给我；她们知道它是从哪一国来的。”

诸大臣觉得国王有意寻他们开玩笑，用鄙夷的神色瞅着愁斯丹，以为这一定是他献的诡计。愁斯丹把金发仔细看过，想起鲜艳的绮瑟，含笑说道：

“玛克王，您这一举错了，您不看见这些先僚们猜忌，很使我不安么？但是这种脱身符是无效的，我可以去寻访这位金发美人。不过这是一桩险事。从金发美人的国境回来怕比从杀冒豪特的岛上回来还要难万倍，仁慈的舅父，我这一次再把身躯性命丢开，冒险去替您寻访，我愿意发一个誓，让诸大臣们知道我是否忠心！如果我不能把金发美人带到听滩碣，就不活着回来。”

他准备了一只船，装上麦，酒，蜜等等珍贵物品。除着高威纳，他还带了一百个精选的最勇敢的世家骑士。他叫他们穿上粗布外衫，戴上厚皮帽，打扮得象商人的样子。但是在船底板下面，他们藏着一些大使用的金缕辉煌的衣服。

船扬帆时，船长问他，“先僚，向哪一国驶行呢？”

“朋友，到爱尔兰去，一直开到韦斯浮港。”

船长听了打寒颤。愁斯丹不知道从冒豪特被杀之后，爱尔兰王曾悬过重赏搜买康威尔船么？他不知道被擒的船户都被钉死么？但是船长不敢抗命，终于抵到那危险的国境。

初到时，愁斯丹向韦斯浮的人民说谎，说他们是英吉利的商人，来此只图和平交易。但是这班奇怪的商人终日弹琴下棋，作种种上等游戏，看来象是掷骰子比量麦还要内行些。愁斯丹深怕被人看破，不知道怎样下手寻访才好。

有一天天刚放白，他听到一种凶恶的声音，仿佛是鬼号。他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兽吼得那么凶恶，那么奇怪，拦住一个过路的妇人问道：

“太太，请问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别瞒我！”

“先生，不瞒你说，这个声音是从世界最凶恶的怪兽口里来的。它每天从窝里跳出，就跑到城门口站着。除非是先牺牲一个女孩给它，没有人能进去，也没有人能出来。它抓住女孩，不到一口气，就把她活吞下去，连诵死前祷告的功夫也没有。”

“太太，您别见笑，一个凡胎生的男子能打死它不？”

“这我当然不知，和蔼的先生，我只知道有二十个好汉已冒险去打它。爱尔兰王曾经悬金发绮瑟做赏格，征求人打杀这条怪兽，但它把二十个骑士一齐活吞下去了。”

愁斯丹马上离开这位妇人回到船上去。他暗地穿起军装，从

一只商船中居然跳出一匹魁梧的战马和一位英武的骑士。那时候港口还寂寞无人声，愁斯丹打马一直跑到那位妇人所指的城门口，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猛然间路上有五个人打马跑来向城里逃窜，只顾踢马催跑快些，缰子也丢开了，愁斯丹用力揪住一匹红鬃马，把马背上那位骑士也扭转过身来站住了。

“上帝保佑你，请问毒龙打哪一条路来？”

那位逃者指过路以后，愁斯丹就放他走了。

怪兽来了。它的头如毒刀，睛如炭火，头上伸着两个角，悬着两个长大的毛耳朵，脚上长着狮子爪，后面拖着蛇尾，遍身长着鳞甲，好象“鬼风兽”。①

愁斯丹提倒山崩似的勒马去和那怪兽鏖战，马虽然吓得毛根耸立，可是仗着主人的势子，跳起多高去撞它。愁斯丹的矛头刚戳到它的鳞甲，就忽喇一声滑开。他再提起刀来刺它的头，也不中用！连皮也没有刺破。可是它也觉到这一打击，立刻伸爪子去抓愁斯丹的盾，把盾链撕开了。愁斯丹露着胸膛提刀再去追击，一刀击中了它的腰，撞得忽喇一声响，四围的空气都震颤起来。还是不中用！他没有方法戳伤它。兽鼻中喷出两条毒焰，把愁斯丹的盔甲熏得漆黑，他的马抵挡不住，倒下地死了。愁斯丹又挺起腰来，一刀戳到兽脚，一直穿进心腔，把它划成两瓣。那毒龙发出最后一声凶吼，就倒下地死了。

愁斯丹把它的舌头割下藏在靴筒里。他被毒焰熏昏了，望见前面有一泓清水，想走上去喝一点。但是他中了兽舌的毒，晕倒在湖畔草丛中。

原来那位骑红鬃马逃者就是赤面亚昆谷林。这位爱尔兰王的

①鬼风兽是Griffon的音译，意为半鹰半狮的怪物。

警卫素来垂涎金发绮瑟。他本来胆怯，这回受了爱的驱遣，每天清早穿着盔甲埋伏在路旁等那个怪兽，可是兽远远的吼一声，他就蒙头鼠窜了。他这天带有四个亲随，逃之后居然敢回去看看。他发见兽已被人打死，旁边摆着一匹死马和一面破盾，以为杀兽者也已经死了，于是把兽头割下带去朝见国王，要求他所悬的赏格。

国王本来不信他有这样本领，又不好拒绝，于是传谕诸大臣在三日之内晋见，预备叫赤面警卫在朝会中拿出打死毒龙的证据。

金发绮瑟听说自己要落到这个懦小子的手里，起初只付之一笑，后来才很忧愁。她猜疑此中有奸诈，第二天清晨带着亲丁裴芮礼和侍婢白兰简暗地骑马去城门口察看，她看见路上的蹄迹很不寻常，断定走那里过的马不是在爱尔兰上蹄铁的。后来她寻到兽和马的尸首，发见马的鞍饰也和爱尔兰的不同。她因而推想到打杀怪兽的一定是外国人。他还活在人间么？

他们三个人寻了许久，后来白兰简在湖畔草丛中发见一顶武士的头盔在闪烁。他还有奄奄的气息。裴芮礼把他扶上马，暗地把他带回宫闱里去。绮瑟把当天的经过呈明了母亲，并且把那位外国武士托付给她。王后替他脱卸盔甲时，怪兽的毒舌从他的靴中落下。她于是用一种药草把伤人医醒，向他说：

“客人，我知道那怪兽是你打死的，但是我们的奸猾而怯懦的警卫把兽头割了下来，现在要求我的女儿金发绮瑟做报酬。你能在两天之内和他决个胜负。证明他是假冒么？”

愁斯丹回答说，“王后，时期是迫促一点。但是您一定能在两天之内把我医好。我已经以战胜毒龙获得绮瑟，也许能以战胜警卫获得她呢。”

王后厚待他，替他搗些灵验的药剂。第二天，金发绮瑟替他洗浴，用她母亲所制的香料替他敷治。她细看伤人的面孔，看他很有风度，暗自思量道：“如果他的才干和面貌相称，这位选手一定能替我打一个烈仗。”香料和热水逐渐把愁斯丹救醒，他看她一眼，心里想到金发绮瑟已到了手，不由自主的微笑起来。绮瑟看见他笑，暗自思量道，“这位客人为什么微笑？难道我看护不周到么？我对于地主之谊还有亏缺么？是的，我忘记敷他的胳膊，他也许因为这个疏忽笑。”

她去看愁斯丹的盔甲，又思量道：“这顶炼钢盔是很可以应急的，这套坚固而轻松的锁子甲也只有武士才配穿。”她又提起刀来看，想道：“这是一把好刀，很合贵人的身分呢。”

她从华美的刀鞘中抽出那把血迹斑斑的刀子来擦擦看，发见锋头有很大的缺口，仔细审视它，想道：“这可不是嵌在冒豪特骷盖的那残锋的刀？”她有些迟疑，想穷诘究竟，于是跑去把从冒豪特的骷盖里取出的那片残锋合在愁斯丹的刀的缺口上，发见它们恰恰吻合，连缝也看不出。她飞快的跑回去，一面提起那把大刀在愁斯丹的头上摇动，一面喊道：

“你就是鲁劳哇国的愁斯丹啊！你杀了我的舅父冒豪特，现在临到我杀你了！”

愁斯丹用力拦住她的手膀，可是拦不住。他的身体已残废了，幸亏他的头脑还很灵活，很敏捷的说：

“好，让我死罢。但是我须向您说几句话，免得您留下无穷的后悔。公主，您如果要杀我，不但是力量能做得到的，于理也说得开。是的，您既然一次再次救活我，就有操纵我的生命的权衡。第一次，您医好的那位受伤的乐师也就是我，我的创伤也就是冒豪特的毒刀所给的。姑娘，请不用为医好我的创伤而赧颜。我原

来中毒不是在相邀以信的决斗中么？我杀了冒豪特，用过什么奸谋诡计么？他不是先向我挑衅么？我不应该保护性命么？第二次，您在湖畔寻着我，把我救活了。姑娘，若不是为了您，我也不去打那条毒龙哟！……这些往事姑且不用重提罢。我只要请您知道，你既然一再把我从危难死灭中救出来，就有操纵我的性命的权衡。如果您现在以为杀我是一件体面的事情，您就把我杀死罢。将来您睡在那位赤面警卫的怀里，回想到从前有一位受伤的客人，把性命抛开去求您，求得您以后，您趁他在浴中不能自卫时把他杀了，心里自然很畅快哟！”

绮瑟说：

“这番话倒也很奇怪。冒豪特的凶手何以想得我到手呢？哦！自然，冒豪特从前在船上曾经虐待康威尔的姑娘们，现在临到你报仇了，你就要把冒豪特所最宠爱的外甥女掠去好夸口……”

“不是这样，公主，”愁斯丹回答道，“有一天，两只燕子衔了您的一茎金发飞到听滩碣。我以为她们是和好的信使，所以渡海来寻访您，所以去打那怪兽，所以中毒受伤。您看这茎金发和我的战袍上的金线缝在一起，金线已褪了色，金发的颜色还是和从前一样鲜明呢。”

绮瑟瞧瞧那把大刀，又把愁斯丹的战袍提起看看。她看见了那一茎金发，缄默了许久，然后在她的客人的唇上吻了一吻，替他穿起很华丽的衣服。

到了朝会的那一天，愁斯丹暗地差遣绮瑟的亲丁裴芮礼到他的船上去吩咐他的随从们打扮得象强国的使臣的模样入朝，因为他希望在那一天他的企图能够告一段落。高威纳和那一百位骑士不见愁斯丹已经有四天之久，以为他已经不知下落，正在忧愁，

现在听到这个消息，都欣喜过望。

他们陆续走进宫殿，爱尔兰的大臣们都已经齐集在那里，他们依次序坐成一排，身上都穿着金光赤耀的衣服，衣上嵌的宝石象明星一般的灿烂。爱尔兰人都互相惊问道：“这些阔绰的先僚们是什么人？你看，他们的袍套都是赤貂金缕镶成的！你看他们的刀纓和铁甲，都嵌着翡翠珠宝和许多我们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宝石！谁见过这样排场？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的主子是谁？”那一百位骑士都默然不发一言，看见后来的人们也不理会。

爱尔兰王升上御座了。赤面警卫要呈上凭据，证明他打杀了那条毒龙，应该得金发绮瑟，并且说如果有人敢说个“不”字，他愿和他决一个胜负。绮瑟于是向他父亲屈膝行礼说：

“国王，这里有一个人要告发警卫的奸诈。他已经准备好凭据，证明他自己杀了那条怪兽，证明您的女儿不该丢给一个骗子。无论他已往有多大罪过，您能够赦宥他，感谢他么？”

国王在凝神考虑，迟于不答。诸大臣齐声喊道：

“允许他。国王，请允许他！”

国王说，“我允许他。”

绮瑟跪下来请求说：

“请先吻我一吻，表示您将来也用同样的吻谢那一个人！”

她受了吻之后，就去找愁斯丹，把他引到大庭广众中。那一百个骑士们看他进来，马上一齐站起，用双肘在胸前作十字架形向他致敬，然后排立在他的左右。爱尔兰人才知道他是他们的主子。许多人认清是他，都高声喊道：“这是鲁劳哇国的愁斯丹啊！冒豪特的凶手！”他们的刀剑一齐跳出鞘子来，凶恶的声音再接再厉的喊，“杀！杀！”

绮瑟喊道：“请吻他一吻，您允许过的。”

国王吻了他一吻，汹汹的声音于是沉没下去。

愁斯丹把龙舌取出呈给在朝的人们看，并且表示愿和赤面警卫决一个胜负。那位警卫不敢出头，只得自招欺骗的罪。愁斯丹于是向他们说：

“诸位先僚们，我固然杀了冒豪特，但是我此次渡海来，也算得立过功赎过罪了。我因为想弥补已往的过失，所以把性命放在度外，替你们打杀那条毒龙，得了这位金发绮瑟做赏格。我现在已准备把船运她回去。我们的国王愿意娶她为后，使爱尔兰和康威尔两国都丢开已往的嫌隙，仍旧互相和好。这一百位骑士都是从康威尔的望族中精选出来的，他们愿向圣骸发誓，担保玛克王愿和贵国讲和，担保他敬爱绮瑟，娶她为王后，并且担保康威尔国的臣民都愿爱戴她。”

文武官员人等欢天喜地的把圣骸取出，那一百位骑士齐声发了誓。国王于是牵着绮瑟，问愁斯丹能否尽忠竭力的把她带回给康威尔国王。愁斯丹凭着他的一百位骑士和爱尔兰的朝臣们发誓应承了。

绮瑟羞忿交集，气得浑身发颤。愁斯丹虽然赢她到手，自己却不屑娶她，那段金发的故事只是一种谎话，她终久还要落到一个陌生的人手里。……但是国王已经把她的右手摆在愁斯丹的右手里，愁斯丹已经把她握住表示代表玛克王承受婚约了。

四 动情丹

绮瑟启程到康威尔的时候，她的母亲采集奇花异草，和酒捣成一种灵丹，泡制成功之后，把它注到一个瓶里，暗地吩咐白兰简说：

“姑娘，你须得陪绮瑟到玛克王那边去，忠心的爱护她，现在请把这瓶药酒带在身边，紧记着我的话语。你把这酒小心藏起，不让任何人看见，不让它沾任何人的唇。到结婚的夜里，客散之后，你就把这瓶酒斟在一个杯子里，请玛克王和绮瑟在一块儿喝干。千万小心，姑娘，只让他们夫妻俩喝。它是很有效验的。两个人交饮之后，就会笃爱到老，无论是生前死后，都不改变。”

白兰简应承遵守王后的意旨。

船乘风破浪载着绮瑟去了。离开爱尔兰愈远，这位少年公主愈觉得凄惨。她一个人和白兰简坐在帐幕里，心里念着故乡，眼里流着热泪，这班异乡人究竟要把她带到哪里去呢？去谁家呢？前途命运怎么样呢？愁斯丹来用好语温慰她，她置之不理，心里益发忿恨。他来爱尔兰杀了冒豪特，掠了她自己，用诡计骗了她母亲让她离乡别土，可是他自己又不屑娶她，现在这样把她当作俘虏似的，冲着这凶险的波浪，带到陌生的敌国去！“可怜虫！载我的这大海该遭殃！我与其活在海上受颠簸，倒不如死在本乡

本土干净！”

有一天，风平帆落，愁斯丹下令把船靠在一个岛边。骑士们和水手们都有些厌倦海，都上了岸去玩。留在船上的只有一个小丫环。愁斯丹来安慰绮瑟。那是炎天暑热的时节，他们觉得口渴，说要喝的。小丫环四处搜寻。寻到王后交给白兰简的酒，高声喊道，“我找得了一些酒！”哼！那才不是酒呢，它是热情，它是无量的欢乐，它是无穷的烦恼，总而言之，它是爱！小丫环斟满了一大杯进了公主。她满饮了一大口，把杯子递于愁斯丹，叫他喝干。

在这个当儿，白兰简回来了，看见他们俩迷狂似的在静默中面面相觑，面前摆着空瓶和酒杯，于是把瓶子拿起，一溜烟跑到船艄把它抛到海浪里去。她叹道：

“不幸的人儿！我为什么要投胎在人世呢？为什么要上这只船呢？倒霉！绮瑟啊，愁斯丹啊，你们喝的 不是酒，是死灭啊！”

船又向听滩碣驶行。愁斯丹仿佛觉得有一棵长青藤，耸着尖刺，开着香花，在他的心血里盘着根，把他的身体，他的思想，他的神志，一齐紧系在绮瑟的身上。他暗自思量着道，“安竺列那班奸臣诬我想承继王位。哎！我的罪孽还有甚于此呢！我所覬觐的还不仅是玛克王的国土呢！仁慈的舅父，我在孤儿时代，您还没有认清我是外甥，就爱护我；后来您把我送上那只无桨无帆的小艇，又为我洒了许多慈祥的泪。仁慈的舅父，在那次初见面时，您为什么不把将要辜负您的浪子驱逐出境呢？我在想什么？绮瑟是您的妇人，我是您的臣僚；绮瑟是您的妇人，我是您的外甥。她于理不当爱我哟！”

绮瑟实在是爱他。她原来想恨他，他不是看她不起么？她想

恨他而却不能恨他，心中觉得这一点爱芽比恨火还更惹苦痛。

白兰简从旁窥伺他们俩，心里也焦急万状。其实她比当局者还更烦恼。因为只有她知道她所闯下来的是什么祸事。她窥伺了两天，看见他们俩整天的不饮不食，旁人的安慰也是耳边风，好象两个瞎子在暗中互相摸索，彼此离开，固然是苦恼，在一块又恐怕第一次申诉情怀的那幕可怕的戏景，栗栗危惧。

第三天，愁斯丹走到甲板上绮瑟的帐幕前，绮瑟很谦恭的叫他：“请进来，先僚！”

“王后，您为什么称我为先僚呢？”愁斯丹问，“我不是您的臣子，须得爱戴您，侍候您么？”

绮瑟答道：

“不是这样。您是我的先僚，我的主子，您自己知道！我是您的保护者，我是您的侍婢，您自己知道！哎！从前看见那位受伤的乐师，我为什么要医治他呢？我为什么不让打杀怪兽的那位骑士在湖畔草丛中毙命呢？他卧在浴盆的时候，我已经把刀提起，为什么又停了手呢？哎！原来不知道还有今日！”

“绮瑟，今日又怎么样？您为什么这样愁苦？”

“哦！凡是我所知道的，凡是我所看见的，没有一件不使我愁苦。这个天，这个海，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件件都使我愁苦！”

她把手放在愁斯丹的肩上，眼睛在那儿流泪，嘴唇在那儿震颤。他再问她：

“朋友，您到底为什么愁苦？”

她回答说：

“因为我爱您！”

他们的唇于是紧贴在一起了。

当他们在饱尝初恋的欢乐时，白兰简从旁窥见，发了一声长叹，伸开胳膊，跺着地流泪说：

“不幸的人们，歇了罢！如果您们能够，趁早回头罢！但是这条路是有去无回的，您们已被爱的狂澜卷去，从此以后，永远尝不到不夹杂愁苦的欢乐了。支配您们的是那瓶药酒，绮瑟，是您母亲付托我的那动情丹，只有玛克王应该和您交饮。但是恶魔戏弄我们三个人，愁斯丹，您把它喝干了。啊！朋友们，我此后要把身体和性命丢开来侍奉您们俩，来弥补我的疏忽，您们从那个倒霉的杯子里饮了爱和死，都是我的罪过！”

他们俩互相拥抱着，周身中抖擞着希望，抖擞着生命，愁斯丹说：

“死要来就让它来罢！”

夜幕张时，在向玛克王的国境飞驶的船上，他们俩结了万劫不毁的同心带，把整个的身体，整个的心灵都抛在爱里。

五 白兰简

玛克王亲自赴码头欢迎绮瑟上了岸。愁斯丹牵着她的手，引她走到国王跟前，国王把她的手接过来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吹大擂的把绮瑟送进听滩碣宫。百官已齐集在朝堂里，她一跨进门来，四围的墙壁受着她的容光照耀，好象清晨的阳光射在上面一样，都辉煌灿烂起来了。玛克王此时不禁感激那两只燕子衔来金发的厚谊，赞美愁斯丹和他的一百位骑士们冒危乘船渡海去寻得这赏心娱目的美人。哎！贤明的国王，那只船也载来无量的悲哀和苦恼给您哟！

过了十八天，玛克王召集诸臣僚，和绮瑟行了结婚礼。在结婚的那一夜，白兰简想替绮瑟蒙羞救命，代替她荐了枕席。一方面要惩罚自己在海上疏忽，一方面也为成全着友人的爱，忠信白兰简把自己的贞洁牺牲去了。夜的黑幕蒙蔽了国王，使他没有发见白兰简的诡计和羞颜！

据有一派稗官野史的传说，白兰简并不曾把那两位情人所剩的酒抛到海里，当结婚的次晨，绮瑟代替白兰简卧在国王的身旁时，白兰简把剩余的动情丹斟在一个杯子里，进给新郎和新妇，玛克满饮了一口，绮瑟却瞒着他把酒倒去。诸位听官们，这全是无稽之谈。玛克王的爱情纯由他的仁慈爽直的性格中发生出来的，

和魔术与动情丹都不相干。

绮瑟做了王后，表面看来，她似乎是过的欢乐的日子，但是实在她是在愁苦中挨命。国王宠爱她，臣僚尊敬她，百姓爱戴她。她居的是深宫，墙上涂着丹青，地上铺着花卉。她使用的是云霞灿烂的宝石，朱红的朝服，德莎里出产的帷幕，和绣着山龙华虫奇禽异兽的氍毹。她听的是应和琴声的清歌慢舞。她又享受着甜蜜的爱；愁斯丹朝朝暮暮的在她的左右闲散着；依康威尔国的惯例，他可以随国王的亲信在御房侍寝。然而绮瑟却时时刻刻在栗栗危惧。何以危惧呢？她失去了她的秘密的爱么？谁会猜疑愁斯丹？谁会猜疑到一个外甥？谁看见她？谁会窥伺她？有什么凭据？是的，有一个证人在窥伺她，就是白兰简。只有白兰简一个人知道她的生活，只有她把绮瑟握在手心里。天！倘若白兰简不高兴天天做侍婢去补自己睡过第一夜的床，把一切源源本本的告诉了国王，倘若愁斯丹的命要断送在她的手里，那却如何是好啊！绮瑟每想到这一层，心里就觉得不寒而栗。其实她的苦痛并不由于白兰简，是由于她自己的心。诸位听官们，看她心里藏着多么酷毒的一个奸谋哟！但您在下文会知道，上帝怜悯她，没有加罪；您自己也得对她表示一点同情啊！

这一天，愁斯丹跟着国王到远处打猎去了。对于这桩罪案，所以绝不与闻。绮瑟传了两个奴隶进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应承执行她的谕旨，以后便可以恢复自由，并且可以得黄金六十卑商^①的赏格。他们应承了。

绮瑟于是向他们说：“我交一位年轻姑娘给你们，你们把她引到一个深林里去，不拘远近，只要将来不会泄露这个机谋。到

^①卑商是Besant的译音，古时东罗马的钱币。

了那里，你们就把她杀死，把她的舌头割下带回来。把她所说的话记着，回来报告我。去罢，回头时就恢复自由，并且有钱用。”

她于是唤出白兰简向她说：

“朋友，你看我的身体已病到这样，你不能到深林里采一点儿药来替我医治么？这两个奴隶可以做向导，他们知道有效验的药草生长在什么地方。跟他们去罢。妹妹，你须得知道，我这次差遣你到深林里去，是为着我的安宁，为着我的生命！”

那两个奴隶把她带去了。到了树林时，她看见周围生着许多药草，正想驻足。但是他们不依，把她拖到更远的地方去：“走，姑娘，这地方不大相宜。”他们俩一个走在她前面，一个押在她后面。最后找到一个地方，人迹不通，许多荆棘枸杞蓬生着。走在前面的那个奴隶于是抽刀回转头来。她转身向后面那个奴隶求援，谁知他的手里也提着一把白晃晃的刀，向她吓道：

“姑娘，我们须得杀你！”

白兰简倒在草上，双手极力支去刀锋。她用娇柔凄惨的声音向他们求情，他们感动了，向她说：

“姑娘，绮瑟后既然要你死，你自然做了什么得罪她的事啊。”

“我不知道，朋友们；我只记得一桩错事。她和我离开爱尔兰时，每人随身装奁中最珍贵的是一件雪样白的衬衫，是预备我们在结婚的夜里用的。过海的时候，绮瑟把她的婚夜用的衬衫撕碎，到她结婚的那一夜，我把我自己的借给她用了。朋友们，此外我别无罪过。但是她既然要我死，你们可以回报她，说向她致敬爱，说我从儿时被海盗劫去卖给她的母亲，发过誓愿终身服侍她，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一向蒙她待我恩惠，我永远感激她的盛谊。愿上帝开恩，保佑她的荣誉，她的身体和她的生命。兄弟

们，请下手罢！”

那两个奴隶动了慈心，彼此商议，以为这样罪过也许不应该受死刑，于是把她只捆在一个树上，杀了一个幼犬，把它的舌头割下，回见绮瑟。

“她说什么话没有？”绮瑟很焦急的问。

“王后，她说了话的。她说您恨她不过因为一桩错事：您过海时把从爱尔兰带出来的一件雪样白的衬衫撕碎，在您结婚的那一夜，她把自己的借给您用了，此外她别无罪过。她感谢从儿时到现在所受的您的恩惠，她祈祷上帝保佑您的荣誉和生命。她向您致敬爱。王后，我们把她的舌头带来了。”

“凶手！”绮瑟叫道，“还我白兰简，还我的亲信的侍婢！你们不知道她是我唯一的好友么？凶手们，把她还给我！”

“王后，俗话说得好，‘妇人一刻心千变，恩爱转眼成仇怨，一会儿眉开眼笑，一会儿流泪满面，’”您叫我们杀她？我们才把她杀了！”

“我怎样叫你们杀她？为了什么罪过？那位温柔淑慎的姑娘，她不是我的亲信么？你们本来知道，凶手们，我差遣她去寻药草，派你们去保护她。你们把她杀了，我要把你们下油锅煎熬！”

“王后，她还没有死，我们把她带来还给您罢。”

她还不相信，好象中了迷狂症，一会儿咒凶手们，一会儿又咒自己。她拘留了一个奴隶，让另外那个奴隶跑到白兰简所捆在的树下去。

“姑娘，上帝保全了你，王后召你回宫去！”

她回到绮瑟跟前，跪下求她恕罪。绮瑟也跪下地，两人相拥抱着，晕了许久才醒过来。

六 大松树

愁斯丹和绮瑟所应该怕的倒不是忠信的白兰简而是他们自己。心到沉醉时怎样还能防闲呢？爱情的伟大的势力驱遣他们，好比渴迫着鹿去投河送命，好比饥迫着鹰去出笼搏鸟，是不能自主的。哎！爱情是不能长久守在秘密中的。白兰简的谨慎固然替他们支开了许多祸头。但是长着眼睛的人谁不能随时随地看出爱的热念在搅动他们，缠束他们，酝酿在他们的声音笑貌中间，有如新酒在瓮中发酵一样呢？

朝中四凶忌恨愁斯丹的权威，早已在王后左右窥探。他们对于愁斯丹和王后的恩爱早已探得真相，心里正在让贪，恨，喜三种情绪燃烧着，预备向国王去走露消息，以为国王必定忿怒，愁斯丹就是不死，也得要被驱逐，王后也一定要受一点苦。但是他们又怕惹动愁斯丹的气忿。后来忌恨终于胜过恐惧，他们四个人联袂入朝奏事，安竺列领头说：

“贤明的国王，我们如果尽情无隐的告诉您，您一定会动气，我们也难免不安，但是我们做臣子的理应有闻必报。您推心置腹的信任愁斯丹，他却要丢您的面子。我们屡次警告您，您总不肯相信。为偏爱一个人，您把亲朋和故旧大臣都看得一文不值。现在愁斯丹和王后发生了恋爱的关系，已有确凭确据，外面的谣言厉

害得很，您还不知道！”

那位贤明的国王很震怒，回答说：

“坏蛋！你们的怀里藏着什么奸情啊！不错，我推心置腹的信任愁斯丹。从前冒豪特向你们挑战时，你们都吓得发抖，不敢做声。只有愁斯丹一个人肯去和他决胜负，来保全国家体面，以至于身受重伤。你们忌恨他是为着这件事，我信爱他也就是为着这件事。我爱他甚于爱你安竺列，甚于爱你们四个人，甚于爱一切人。你们发见了什么？见到什么？听到什么？”

“国王，我们所见到的，您的眼睛也可以看见，我们所听到的，您的耳朵也可以听见。您只要把眼睛放快些，把耳朵放尖些就行了。也许时候还不过迟呢。”

他们退了朝，把那些鸩毒似的谰言留给玛克王慢慢儿的咀嚼。

国王为谰言所惑，违背本心去窥伺愁斯丹和王后。白兰简看破了，暗地警告他们俩，所以国王虽想尽方法，也无从探出真相。后来他对于这种卑鄙行动自觉无聊，同时又知道自己心里的猜疑不能涣然冰释，于是召愁斯丹进来，告诉他说：

“愁斯丹，你离开这里罢，以后别再回头。奸人们告发了你的一件大罪。你也犯不着问我，说出来了叫我们俩都没脸。你也犯不着解释，解释也无用。我并不相信这班奸臣的话，如果我相信他们，你早就没有命了。但是他们的谰言，很使我心里不安，只有你走开，我心里才可以平静。去罢，永远亲爱的孩子！”

奸人们听到这个消息，互相议论道：“他走了，这位藉魔术招摇撞骗的小子象一个小贼似的被驱逐走了。他一定渡海去冒

险，到辽远的国里去报效他的奸技。”

但是愁斯丹并没有勇气走开，跨过宫旁的濠沟和藩篱时，就觉得不能再走远一步。他和高威纳在听滩碣一个市民家里下了榻。这个时候他很困顿无聊，比从前受冒豪特的毒刀刺伤时还更痛苦万倍。从前他躺在海滨小屋中，虽然许多人都畏避他的伤口发出的恶臭，而高威纳，李党丁莱和玛克王三人还肯看护他。现在高威纳和李党丁莱虽然仍旧守在床头，而玛克王却不再来了。他自思自叹道：

“仁慈的舅父，现在我身上流出一种更毒恶的臭味，您心里慈爱自然再不能胜过嫌恶了！”

在如火如荼的狂热中，爱欲仍旧继续不断的驱遣一匹怒马似的愁斯丹去冲撞绮瑟所锁在的深宫；马和骑者都在石墙上撞得头破血流了，但是爬起来后，仍旧向原处乱撞。

重门深锁的绮瑟也是同样的焦忧，其实她比较更加愁苦，因为白天里她须在窥伺她的那些“非我族类”的人们面前强颜欢笑，夜间躺在玛克王的身旁又须勉强镇定心上的苦痛和肢体的战栗。她想逃去见愁斯丹。她幻想凶人们预先在门限上面暗藏的锋利的刀，她刚跑到门口，就被戳伤晕倒，被割破的双膝迸出两股鲜血，好象两条赤泉似的。

假如没有遇着救星，这两个情人一定讨不得好死。谁能做他们的救星，除非是白兰简？她把性命放在旁边，偷偷的跑到愁斯丹的寓所。高威纳很高兴的开门让她进去，她替他们出了一个计策。诸位听官们，向来恋爱史中的计策没有比这个更巧妙的了。

听滩碣宫的后面有一个广阔的果园，园的四围有很坚固的栅栏。园中佳树丛生，上面缀着许多香果，栖着许多鸣禽。距宫殿

很远而靠栅栏却很近的地方有一棵大松树挺生着，它的粗壮的身干上面伸出很茂盛的枝条。树脚下有一条活泉，发源的地方很宽，好象一匹白练，既清莹而又静谧，四围有云石砌成的低堤圈着。这股泉水从一条窄河中流入果园，穿进王宫，一直通到后妃们的寝室里面。愁斯丹采用白兰简的计划，刻削些树皮和小树枝，跳过栅栏，走到那棵大松树下面，把它们投在泉里。这些木屑象浪花一样轻便，随流飘去，可以飘到宫里使绮瑟知道她的情人的消息，夜间白兰简设法把国王和奸臣们支开，绮瑟就去潜访她的爱侣。

她很灵活的走去，可是步步存着戒心，怕树棵里藏着仇人在伺衅。愁斯丹望见她来，马上就伸开双肘，跳着去迎接她。他们俩于是安息在夜幕和树荫的保护之下。

“愁斯丹，”王后说，“海上的人们不曾说过听滩碣宫是中过魔气的，每年在夏天和冬天，它要突然幻灭两次么？现在它幻灭了。这不就是那大气为墙的神奇果园，其中花树芬芳，英雄长生不老的卧在美人的怀里，任何冤家也不能来搅扰他们，如从前乐府所歌咏的么？”

这时候听滩碣钟楼上的守更夫已经吹号报晓了。

愁斯丹说，“这并不是那神奇的果园，气墙已经成为泡影了。但是，朋友，我们有一天会同到一个有去无归的乐土去。在那里我们将来建造一座云石的宫殿，让它的成千成万的窗户中每个都点着晶亮的华烛，每个旁边都站着一个乐师歌奏无终的谐曲。那里阳光不能到，但是也没有人觉得需要阳光。那才是灵魂的乐国呢。”

灿烂的朝霞已映射在听滩碣钟楼的青绿相间的石板上。

绮瑟仍然享受到旧时欢乐。玛克王的猜疑已逐渐冰释，但是那班奸人们却知道愁斯丹和绮瑟仍旧有幽期密约。白兰简防闲得谨慎，所以他们无隙可乘。后来安竺列那个天诛地灭的东西向他的狐群狗党说：

“先僚们，我们最好去和矮子浮劳生商议。他精通七艺和一切幻方魔术。小孩子刚出世时，他一观察星宿的轨道，就能预知他的命运。绮瑟究竟用的什么诡计他一定可以告诉我们。”

美貌和武力都是矮子所嫉恨的。他把“铁板神算”打开，细占猎户和启明两星的轨道，推定道：

“您尽管放心，先僚们；今天晚上您就可以捉住他们俩。”

他们引他晋见国王，他奏道：

“国王，您姑且发一个号令，叫猎官们把犬马准备好，说您要到深林里去打七天七夜的猎。如果今夜您听不到愁斯丹和王后私语，您尽管把我吊死。”

国王违背本心，听了这个奸计。天色晚时，他把猎官们丢在深林里，自己把矮子带在鞍后，折回听滩碣。他从一道小门进了果园，矮子把他引到大松树下面。

“国王，您最好爬上这个树，蹬在树枝上，把弓箭带在身旁，您也许用得着它们。千万别做声，您用不着久等。”

“去罢，混帐东西！”国王诧道。

矮子牵马走开了。

——他说得不错，国王并没有等许久。这一夜月光非常清丽。国王藏在树枝中，望见他的外甥跳过栅栏。愁斯丹走到树下，把木屑投在水里。他正在投时，看见水里映着国王的影子。呀，如果他能叫那些木屑止住不流，就好了！但是它们流得特别快，穿过果园，一直飘到宫里。绮瑟看见了它们，就一直跑出来。上帝保

护有情之人啊！

她来了。愁斯丹兀坐不动，眼睛看着她来，耳朵听到树上箭搭上弦的声响。她思量道，“怎么样的？愁斯丹今晚不跑上来接我？许是看见什么仇人在附近罢？”

她停住脚步，张目向漆黑的树丛中探望，在月光之下她猛然看到国王的影子倒在泉水里，这时候她现出妇女们的智慧，不仰看树枝，低声说道，“天，让我先开口！”

她再向前走，用这样话头警告她的朋友：

“愁斯丹君！你这是做什么呢？在这深更夜静里，把我请到这样偏僻的地方！你要求见我，说有事面求，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数了。求什么？我能够替你做什么呢？我终于来了，因为我既是王后，就不应该把你的请求放在度外。我现在来了，你究竟要说什么？”

“王后啊，请您怜惜我，在国王跟前替我请求开恩特赦我！”

她听了发颤流泪。愁斯丹知道她已经看出当时的危险，正在感谢上帝的恩惠。

“是的，王后，我求您已经无数次了，都没有效果；从国王逐出我以来，您没有一次答应我的呼吁。但是我还得请求您哀怜我这个不幸的人啊！国王恨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他。你也许知道吧？好王后，您是国王的心腹，除您以外，别人哪能平息他的气忿呢？”

“愁斯丹君，你还不知道国王正在猜疑我们两个人么？他猜疑的是怎样的一种奸情啊！这还不够，还要我蒙垢忍辱来告诉你这种消息么？我的先僚以为我们两个人有暧昧。上帝知道，我除着第一个拥抱我的处女身的人，没有爱过任何男子。这话如果是

撒谎，请上帝谴责我！愁斯丹君，你还想我来替你求情么？他只要知道我来过这棵树下，我明天就会没有命啊！”

愁斯丹叹道：

“慈爱的舅父，俗话说得好，‘没做坏事，不算坏人。’您那样的心肠中就会存着这样的猜疑么？”

“愁斯丹君，你说的是哪里话？我的丈夫自己并不曾疑心到这样的奸情。奸人们进了谗言，‘君子可欺以其方，’他就相信了。他们告诉他说我们两个人相友爱，就把这件事造成一个罪状。不错，愁斯丹君，你确实是爱我，这又何必否认呢，我不是你的舅母么？我不曾两次救活了你的命么？不错，我也酬答你的爱。你不是国王的外甥么？我母亲不尝教训我说，做妻子的人不爱夫家亲属就等于不爱丈夫么？我爱国王，所以连带的爱你，愁斯丹君，现在他如果肯开恩赦你，依旧待你好，我一定很欢喜。哎哟！我心里很吓怕，我浑身在打寒颤。我在这里耽搁太久了，我去了！”

国王在树上听到这番话，动了慈心，一个人在那儿微笑。绮瑟跑回去，愁斯丹在后面喊道：

“王后，您姑且看救世主的情面，哀怜我，援救我哟！奸人们想把国王的忠信的臣僚一网打尽。他们总算达了心愿，现在暗地窃笑国王了。也好！我就离开这国到远方去罢！我从前本以穷汉来，现在还让我以穷汉去。但是至少也要烦您请求国王念我往日的功劳，不让我在远方流落貽羞，请求他赏我一点资斧，让我好赎回马和盔甲。”

“愁斯丹君，你实在不应该向我作这种请求。我在康威尔国是孤零零的，在听滩碣宫里也是孤零零的，没有人肯爱戴我，拥护我，一切全靠国王的恩惠。如果我替你在他跟前说句话，我会

有性命的危险，你不知道么？朋友，愿上帝保佑你罢！国王恨你，这是你的冤。但是上帝一视同仁，你即便到哪一国去，他都会爱护你。”

她走开了，跑回宫里去，就倒到白兰简的怀里打寒颤，把当天的奇遇告诉了她。白兰简叫道：

“绮瑟吾后，因为是您，上帝才显示这样大奇迹！他是仁慈的父亲不肯让无辜的人们遭殃呢。”

愁斯丹在大松树下，靠着泉水旁边的石堤，微叹道：

“哎！上帝哀怜我，我在国王手里所受的冤屈，望他为我伸雪啊！”

他跳出果园的栅栏时，国王微笑道：

“亲爱的外甥儿，祝这个时辰走好运道！你今天早晨预备远行，现在用不着了！”

此时矮子浮劳生在林中小径观察星宿，看到国王要处他以死刑，羞忿交集，一溜烟似的逃到威尔斯国去了。

七 矮子浮劳生

玛克王和愁斯丹依旧和好起来了，愁斯丹得诏还居王宫，象从前一样，随国王的亲信在御房侍寝。他任意出入宫闱，国王毫不介意。但是谁能久守爱的秘密呢？爱情是隐藏不住的！

玛克王对于奸臣们也一律宽赦了。矮子浮劳生流落在一个远方深林中，困顿万状，有一天警卫李党丁莱碰见他，把他带回晋见国王，国王也发了慈心，赦了他的罪过。

但是国王的宽仁又激起朝臣的嫉恨。他们又窥探出愁斯丹和王后的幽期密约，联盟发誓，如果国王不驱逐他的外甥出境，他们就退守堡垒，向他宣战，他们入朝奏道：

“先僚，信任我们也好，嫌恶我们也好，都由您的便。但是我们一定请您把愁斯丹驱逐出境，他爱王后，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我们实在再忍不住了。”

国王听到这番话，叹了一口气，低头不发一言。

“国王，我们实在不能再忍了。从前这种消息还有些怪诞，现在您听了却毫不介意，可见得您是默许他们淫乱了。他怎么办呢？赶快定计罢。您如果不把您的外甥永远逐出境外，我们就一齐退守封土，把我们的同僚也一齐拉出去。我们放开这两条路，让您自己选择罢。”

“诸位先僚们，从前有一次我听了你们诽谤愁斯丹的话，后来很追悔。但是你们是我的亲信，我不愿意疏失我的臣僚。现在我还得请你们替我谋虑，这也是你们分内的事。我不是一个骄横专制的君主，你们都知道的。”

“那末，就请你召见矮子浮劳生。您为着果园那桩事还在憎他。但是他不曾看准星宿，说王后在那天夜里要到松树下面么？他知道许多事，请您采用他的计议。”

那个天诛地灭的矮子来了。邓罗浪牵着他。他奏道：

“国王，请差遣愁斯丹明天一早就骑马到卡都去，送一封弥缝公文给亚瑟王。他每夜靠近您的床睡。您在睡一觉醒时，就起来出去一会儿。如果他迷爱绮瑟，我敢在上帝和罗马法面前发誓：他一定要去向她告别。如果他去告别，我若是不知道或者您见不着，尽管把我的头砍去。您只用在就寝前把送信的事嘱咐愁斯丹，其余一切都让我承管。”

“好，”玛克王回答说，“就这样办罢！”

矮子出了一个毒计，他到面坊里去买了四两麦粉藏在衣袋里。呀，亏他想得出这样的陷害人的法门！天色晚时，国王用过晚膳，他的亲信都已经在御房隔壁大厅里睡着，愁斯丹照例去御房侍寝。

“好外甥儿，替我做一件事：替我跑马去送一封信到卡都呈亚瑟王。代我向他问好，顶多在他那里只留一天就回来。”

“国王，我明天去。”

“是的，明天天没有亮，就该动身。”

愁斯丹心里很焦急，从他的床到玛克的床差不多有一丈路。他非常想去和王后说几句话，心里预计第二天清早趁玛克王睡熟时跑到她那边去。天！这样妄想！

矮子也照例在御房侍寝。他以为人都睡着了，爬起来在愁斯丹的床和王后的床中间地板上洒些麦粉。无论他们俩是谁去会谁，足迹都会印在麦粉上面。但是当他洒粉时，愁斯丹还是醒的，看见了他。

“这是干什么？这个矮子一向对我不怀好意。但是他只是白费力气，谁那样傻，留足迹给人家做证据！”

到了半夜，国王起床走出，矮子跟在后面。房里没有灯烛，很黑暗。愁斯丹在床上站起。天！他为什么起这种念头呢？他把两足并起，估量了距离，一跳就跳到国王的床上。哎！前一天他在树林中被野猪咬破腿子，伤口不幸还没有绑起！跳时出了力，伤口裂开，流出血来，把被单染红了，愁斯丹也没有看见。矮子在外面月光底下从星宿看出那两位情人正在相会，高兴极了，赶快告诉国王说：“快些回去，现在您如果不能拿住他们俩，尽管把我吊死！”

国王，矮子和四凶一齐回到御房去。愁斯丹听见他们来，马上跳回了自己的床上。不幸得很！跳时他的伤口滴出许多血在麦粉上。

国王和四凶进来了，矮子提着一盏灯，愁斯丹和绮瑟都在装睡；房里只有他们俩和在愁斯丹的床头睡着不动的裴芮礼。国王看见被上有血斑，地板上麦粉也染着鲜血。

这时候嫉恨愁斯丹的四凶把他从被窝里拖起，又向王后讥嘲，咆哮，恫吓，说要好生惩罚她。他们寻出了流血的伤口。国王喊道：

“愁斯丹，以后再不犯着谎骗了，准备明天死！”

愁斯丹央求道：“请您开恩啊，先饶！看救世主的情面，先饶，哀怜我们呢！”

“先僚，雪您的仇啊！”凶人们接着喊。

“好舅父，我向您恳求，并非为着我自己。我死了算得什么？这般奸臣们如果不是凭仗您的保护，连伸手动我的衣角也不敢。我如果不是怕您震怒，一定要痛痛快快的收拾他们一场。但是我敬爱您，所以情愿自投。我在这里，任您处分罢。可是，先僚，我求您哀怜王后些！”

愁斯丹屈膝跪下央求道：

“哀怜王后些！您的朝中如果有谁敢说我和她有暧昧，我愿和他决一个胜负。国王，赦了她罢，看着上帝的情面！”

但是那三个奸臣已经用绳子把愁斯丹和王后捆起。哼！如果他早知道国王不肯让他用决斗证明他的无辜，他宁愿粉身碎骨，也不让他们这样无礼捆他呢。

他相信上帝会援助他，而且知道没有人敢出头和他决斗。他把一切委诸上帝，倒是很对。他发誓说他不曾对于王后怀过有罪的爱，那班凶人们嘲笑他欺骗。但是我请问诸位听官们，您知道海上饮动情丹的实情，而且明白人情世故，您以为愁斯丹真是说谎么？证实罪状的是心肠不是形迹。肉眼只看到形迹，上帝才看到心肠，他才是真正的判官。他让诸凡被告的人们用决斗来自辩护。在这种决斗中他尝替无辜者打抱不平。因此，愁斯丹说自己没有什么事得罪玛克王，要求用决斗的办法判定他是否有罪。如果他早知道会受侮辱，他一定要结果那班奸臣的性命才甘心。哎！天！他为什么不结果了那班奸臣的性命呢？

八 跳寺

愁斯丹和绮瑟被缚和国主要处他们死刑的消息在深夜里就传遍全城。富贵贫贱一齐同声哀惋，闹得天翻地覆。人人都望宫里跑去救他们。但是玛克王异常忿怒，朝官们没有一个敢劝阻他。

东方刚放白时，玛克王就骑马出城到审刑场，打发人掘了一个坑，坑里摆满柴草。当天早晨他就传谕康威尔人入朝。他们嘈嘈杂杂的聚会在—块，矮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流泪。国王于是宣布：

“诸父老兄弟们，愁斯丹和绮瑟犯了罪，这火坑是为他们预备的。”

大家同声喊道：

“审判啊，国王，要审判啊！让告发的告发，辩护的辩护！不审判就杀人，这是丢脸的事，是犯法的事！国王，请宽宥他们，迟些行刑！”

玛克王气忿忿的回答道：

“不，没有什么延期和宽宥，用不着什么辩护和审判！我在创世主面前发誓，谁再敢向我要求，让他先下火坑！”

他发令燃火，并派人入宫提愁斯丹。

柴燃烧起来了，大众默然，国王等着。

差役们跑到囚室，把愁斯丹的手用绳子绑起，然后拖他出去。天！他们多么凶横！他受了这种侮辱，不由下泪，但是下泪又有什么用处？他们很不拘礼的把他带去了。王后气得发狂，喊道：“若是我死了可以救活你，倒是一件大幸事啊！”

卫兵们和愁斯丹正出城向火坑走，猛然间有一个骑士从后面追来，马还没有驻足，他就跳下来了。这不是别人，就是丁莱警卫。一听到愁斯丹要临刑的消息，他马上就从李党堡追来，他的马还是血汗淋漓，慌忙告诉愁斯丹说：

“孩儿，我现在赶快入朝去。天也许开导我替你们向国王说句话。他已经是开了一点恩，允许我来追随你。”他转身向差役们说：“朋友们，你们带他去，不犯着用这些束缚（他抽刀割断绳子），如果他要逃走，你们手里不是提着刀么？”

他吻愁斯丹一吻，就打马走了。

上帝浑身是慈悲，他不愿犯人死，他听了那班可怜的人们替那两位受苦受难的情人们呼吁。愁斯丹路上经过一个孤寺，建筑在壁陡的崖顶上，朝北临海。它的后壁上面有一个玻璃窗，是从前某虔修道人的精工绝作。窗外便是一个高峻的石壁。到了寺旁，愁斯丹告诉领带他的人们说：

“先僚们，这里有一座寺，请允许我进去一会儿。我的死期很近了，想去祷告上帝宽宥我的许多罪过。先僚们，这个寺只有一道门，你们手里都拿着刀，我没有办法可从这道门逃脱，我祷告完了，就回来再把身子交给你们带着走。”

有一个卫兵说：“他进去也无妨。”

他们让他进去了。他一直跑进寺的里面，跳过香案前的栅栏，打开壁上的玻璃窗，一跳就跳出去了。他明知这一跳有粉

身碎骨的危险，但是比较当着大众在火坑里烧死总较胜一筹！

诸位听官们，上帝是有意开这一面之门来保全愁斯丹的。他跳出时一阵大风卷起他的衣服，把他吹送到崖脚一个大石上。康威尔人现在还称这块石头为“愁斯丹的落脚石。”

那些卫兵们守在寺门口尽等。但是他们等也惘然，现在护卫愁斯丹的人是上帝了。他爬起就逃。沙在脚底流动，他跌倒了，转身望见火坑正在飞焰升烟。他只管逃跑。

高威纳也悬刀解鞍逃出了城，要不然，国王必定拿他代替愁斯丹下火坑。他在平原中碰见愁斯丹，愁斯丹喊道：

“师傅，上帝已对我开恩了！哎！他开恩又有什么益处？失了绮瑟，一切都不得计较。我如果跳寺时跌死，倒是一了百了。绮瑟啊，我逃脱了，他们现在要杀你了！他们既然为我要烧死她，我将来也要为她死！”

高威纳说：“好主子，请放心，不要任气。这个深林四面有壕沟围着，我们暂且藏在这里。这条大路上来往过客很多，他们可以传消息给我们。如果绮瑟真烧死了，孩儿，我在救世主跟前发誓，一日没有替她报仇，我一日不敢安寝。”

“师傅，我没有带刀。”

“在这里，我把它带来了。”

“好，现在除了上帝以外，我什么都不怕了。”

“孩儿，还有一件好东西，你看到一定欢喜，这身轻便坚牢的锁子甲，你许用得着。”

“给我，师傅，我的天，我现在要救我的爱友去了。”

“不，别匆忙。上帝自然留有比较安全的方法替你伸冤雪恨。仔细下火坑，不是玩艺儿。四围的人们都怕国王，就是心里愿你脱险的人也会是第一个人推你下坑的。孩儿，俗语说得好：

‘躁暴非勇，’你姑且静待罢。”

愁斯丹跳下崖时，一个小百姓看见他爬起逃脱，跑到听滩碣宫偷见绮瑟报告她：

“王后，别哭了。愁斯丹逃脱了！”

“谢谢上帝！现在他们绑我也好，不绑我也好，赦我也好，不赦我也好，我都不计较！”

凶人们用绳子把她的手绑得铁紧，绑得血都流出来了，但是她还笑着说：

“如果听到上帝把我的爱友从凶人们的手里救出来的消息，我还为着自己的苦痛哭泣，我就不值一文钱了！”

国王听到愁斯丹跳窗脱逃的消息，脸都怒白了，马上传谕臣僚把绮瑟牵出。

他们把她拖了出来。她跨过宫门，淋漓的鲜血从她的纤嫩的手腕流出。路上旁观者都叹息道：“天，怜惜她啊！爽直可敬的王后，这样虐待您的人们是为我们造孽！让他们遭天诛地灭罢！”

王后一直被拖到发焰的火坑旁，李党丁莱跪在国王面前央求道：

“国王，请听我说句话。我忠心服侍您已有许多年了，一向没有犯过法，也没有得到丝毫利益。我做您的警卫已做了一生，在我所管辖的区域以内，没有一个穷人，一个孤儿或是一个寡妇须向我纳一文钱的警捐。为报酬这一点微劳，您允许我的请求，把王后释放了罢。您想不审判就烧死她，这是犯法的行为，她还不知道得了什么罪呢。并且您应该想想，如果您把她烧了，国家怕不免有祸乱。愁斯丹已逃脱了，他既勇敢，又熟悉本国的桥梁

路径和山川形势。您是他的舅父，他自然不敢侵犯您，可是您的亲信臣僚们，只要他捉得到，一定要被杀害的。”

那四个奸臣听到这句话，脸都吓白了。他们心眼中已想象到愁斯丹埋伏在那里瞞他们的空隙。

“国王，”警卫说，“我既然服侍了您一生，请您把绮瑟交给我。我承包做她的护卫和担保人。”

但是国王握着丁莱的手，凭天发誓马上就要行刑。丁莱又站起来说：

“国王，我回到李党去，不再做您的官了。”

绮瑟凄然向他一微笑。他又忿恨，又凄惨，垂头丧气的打马走了。

绮瑟站在火焰前。四周围群众纷纷号喊，咒骂国王和奸臣们，他们的面孔都被眼泪淹起来了。她穿了一身很紧的灰色的衫子，上面垂着一条金线。她的头发中也编着一条金线，一直拖到脚下。看见这样美的人而不怜惜她，除非是具木石心肠！天！她的手膀捆得那样紧！

这时候有一百个脱皮露骨面色如土的麻疯子摇着警板扶着拐杖来了。他们走到火坑旁边。那些浮肿的眼睫下的红腥腥的眼睛显然露出喜色。他们中间最凶恶的一个叫做伊凡，耸着尖锐的腔调向国王喊道：

“国王，您要把您的妇人投到火坑里，固然是公平处分，只嫌刑罚太短促些。这大烈火一会儿就把她烧完，这大暴风一会儿就把她的尸骨扬成灰烬。她一跳下去，苦痛就完结了。我有一个更妙的酷刑，叫她含羞忍垢活着，天天望死而不得死。国王，您愿听我的话么？”

国王答道：“也好，让她活着，但是须得忍耻受辱，比死还不如……谁能替我想出这样处分，我一定很高兴。”

“国王，我把我的意思简单的奏给您听。我们有一百个麻疯子在这里。您把绮瑟交付给我们，让她和我们在一块儿过活。我们很想看看她受苦。把她交给麻疯子，女子们所能受的刑罚没有更酷的了。您看，我们的这些破衣服都黏在腥血淋漓的疮口上，是多么可怕！在你左右时，她穿的是银貂制的衣服，住的是云石盖的宫殿，喝的是好酒，享的是清福，她自然是很惬意，但是她一进麻疯院，和我们一齐在矮棚里居住，她鲜丽姣好的绮瑟就会明白自己的罪过，追悔没有有这样好柴火里烧死了！”

国王听见这番话，站起来沉思许久。后来他走到王后跟前，捉住她的手。她喊道：

“发点慈心罢，国王，把我烧死，快把我烧死罢！”

国王把她交给伊凡，那一百个麻疯子都慌忙挤来围住她。旁观的人听到他们咆哮，没有人不动了惻隐之心，伊凡却非常高兴。绮瑟让伊凡牵去了。

这班狞恶的队伍出了城，经过一个地方，正是愁斯丹所埋伏的处所。高威纳惊叫道：“孩儿，你干吗？你的爱人来了！”

愁斯丹马上打马出树林喊道：

“伊凡，你陪她已经很久了。如果你要性命，快点把她丢给我！”

伊凡解衣卷袖叫道：

“胆子放大些，朋友们！拿棍子啊！拿拐杖啊！现在是显本领的时候啊！”

这倒很好看！那些麻疯子脱去衣衫，竖起烂腿子，摆起队伍来，叫喊的叫喊，舞拐杖的舞拐杖，这里张拳恫吓，那边喘气呻

吟。愁斯丹真是不高兴动手打他们。向来小说家都说他杀了伊凡，这全是无稽之说，他哪里屑于杀这样的畜牲：高威纳拔起一棵橡树，向伊凡的骷盖上敲了一下，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直流到他那肿烂的脚上。

愁斯丹和绮瑟算是破镜重圆，以后她就不再觉得苦了。他把她手膀上绳子割断，离开平原，一直跑到茂萝洼林里去了。在这深林里，愁斯丹自觉和住在一个坚固的堡垒里一样安全。

日西落时，他们安息在一个小山坡的脚下。王后此时已经不复恐怕，把头枕在愁斯丹的身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高威纳从一个猎户手里得了一把弓和两枝箭，献给愁斯丹。愁斯丹本来善射，得了弓箭，看见一只小鹿，一箭就把它射死了。高威纳采柴草，敲了火石，燃起一把大火来炙鹿肉。愁斯丹砍了些树枝，搭成一个棚，用树叶盖起，绮瑟又拾些野草铺成茵褥。

在这旷野的深林中，这两位逃难者开始过一种野人的生活，可是也是充满着爱的生活。

九 茂萝洼林

他们俩流落在荒野的森林里，好象惊弓之鸟，今夜少敢回到昨夜的藏身处，真是备尝辛苦。野鹿肉以外，别无充饥的物件，盐味是尝不到的。他们的形容变得很憔悴，衣服也被荆棘扯得破烂不堪。但是他们相爱，所以不觉得苦。

有一天他们在这人迹未经的大树林中游行，偶然间走到道人奥格林的隐庐。这位老人正扶杖在小寺旁晴日辉耀的枫林中缓步微行，见着愁斯丹，喊道：

“愁斯丹君，你还不知道康威尔国的人们发过多么厉害的誓么？国王已传谕全国，悬赏黄金百斤捉拿你。朝中文武官员人等都发过誓，如果遇见你，无论是死是活，都要捉将宫里去。愁斯丹，趁早追悔罢！上帝对于能悔过的罪人都一概宽宥。”

“我悔过么，奥格林先生？悔什么过？你要评论我的是非，你知道我在海上喝的什么酒么？那一杯美酒使我们沉醉到现在。我现在宁愿陪绮瑟沿街行乞，吃树皮草根挨命，不愿丢开她去做皇帝。”

“愁斯丹君，愿上帝救助你，你不但这世受罪，来世也讨不到好处了。欺君犯上的奸贼都应该让马分尸，应该下火坑焚化，他的骨灰落在什么地方，连草也不会发青，树也不会抽苗。愁斯

丹，绮瑟是有夫之妇，把她送回原主罢！”

“她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已经把她丢给麻疯子，我是从麻疯子的手里把她夺回来的。从此以后，她是我的了，我不能离开她，她也不能离开我了。”

奥格林坐下，绮瑟跪着，把头放在道人的膝盖上，呜呜的哭。道人读圣经给她听，她摇头不信，只是在痛哭流涕。

“哎！人已经死了，还有什么话可安慰他呢？悔过罢，愁斯丹！犯罪不悔的人虽然还是活着，其实是等于死了的。”

“不，我活着。我也不愿追悔。我们回到深林中去，它会保护我。来，绮瑟，爱友！”

绮瑟站起。他们手牵着手，踏着深的草和矮的树走去，不过一会儿，就没入深林中去了。

夏去冬来，他们俩托着崖洞的庇荫。寒气从冻土侵到枯叶铺成的床褥，因为能相爱，彼此都不觉得苦。

春天回来时，他们又在大树下面用青枝绿条盖成小棚。愁斯丹从小时就会学鸟语，无论是斑鸠山雀夜莺或是任何飞禽的歌声，他都能任意模仿。有时许多小鸟，听他的呼唤，成群飞来栖在棚上，拖起喉咙在阳光之下唱它们的清歌。

他们在林中漂流无定，却不必用心去逃避，因为奸臣们没有人敢追搜他，知道他们会把他们悬在树枝上吊死。但是有一天四凶中有一个，那个天诛地灭的关洛伦，居然乘着猎兴，跑到茂萝洼林的旁边晃影子。这一天早晨高威纳把马卸了鞍子，让它在林里一个崖壑旁边吃新草；愁斯丹在茅棚里花铺的茵席上和绮瑟紧抱着在作清梦。

猛然间高威纳听见一群猎犬的吠声。一个山鹿向崖壑逃窜，

它们正在追赶。有一个猎户从平原中打马赶来，高威纳遥遥望见，认得他是他的主子的死敌关洛伦。他没有带亲随，一个人打着马跑，马的汗血淋漓的腰间挂着几枝刀矛。高威纳埋伏在一棵树后面窥伺他。

他走来了。高威纳从埋伏的地方一跃而出，抓住马缰子，登时这人所做的坏事通盘的涌现在他的目前，下劲把他打得粉身碎骨，然后把骷髅盖割下带走。

愁斯丹和绮瑟还紧相拥抱着睡在棚里鲜花铺的茵席上面。高威纳不做声不做气的走进来，手里握着死人头。

关洛伦的伙伴在树下看见那无头尸，惊惶失措，好象愁斯丹已赶了上来要结果他们的性命，都一溜烟似的逃回。以后再没有人敢到茂萝洼林行猎了。

高威纳想他的主子醒来欢喜一场，把死人头倒悬在棚的杖上，用树叶把它围起。愁斯丹醒过来，看见一个人头半藏在枝叶里瞪着眼睛看他，认得它是关洛伦的模样，立刻站起来，心中倒吓了一跳。他的师傅喊道：

“放心罢，他已经死了。我用这把刀杀死他的。孩儿，他从前是你的仇人啊！”

愁斯丹自然高兴得很。他所痛恨的关洛伦已经被斩首了。

此后就没有人再敢向这荒林伸头。恐怖的神仿佛在守着门，让他们一对情人在里面为所欲为。愁斯丹在这个时期中造了一种“百发百中弓”，无论是人是兽，一准就会射中。

有一个夏天，农人正在收获，圣灵降临节才过了没有多久，带露的鸟儿才在噪晓，愁斯丹就系起刀，提起“百发百中弓”，离开茅棚一个人到林里打猎去。这一天不要到日落的时候，就有

一件祸事要临头。从来有情人没有象他们那样相爱过，从来有情人也没有象他们那样受苦过。

愁斯丹打猎回来时，受了热，身体很倦怠。他拥抱着绮瑟。绮瑟问他，“朋友，今天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追一只小鹿，”愁斯丹答道，“追得疲倦极了。现在身上还流汗。我想早一点睡。”

在绿阴之下，芳草之上，绮瑟先躺下，愁斯丹靠在她的身边睡着，把刀放在中间。侥幸得很，他们都没有解衣。王后手上戴着从前玛克结婚时给她的绿玉戒指，她的指头近来瘦损了不少，连戒指也几乎戴不住。愁斯丹的手枕在绮瑟的颈项下，另一只手紧抱了她的腰肢，他们这样并排睡着，唇并没有接触。这时候鸦没鹊静，一点风也不动，一片叶也不摇。一线阳光从棚顶叶孔中透过来照着绮瑟的面孔，象雪花一般的闪耀。

有一个守林夫在林中发见一块地方草被压倒了，这是前一夜情人安息的场所。他认不清他们的痕迹，于是瞄着脚印，一直瞄到他们今天的栖身处。他看见他们正在睡着，认出了他们是谁，怕惹愁斯丹醒后的威武，提起脚就逃跑。他一直跑到听滩碣宫(距此地只有十五里路)，登阶进了王宫。国王正在会集臣僚审案议事，问道：

“朋友，你来这里干吗？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好象猎户追了许久猎犬似的。难道你也有冤要伸么？谁把你从树林中赶出来了？”

守林夫把国王请到旁边来，轻轻的说：“我看见了王后和愁斯丹睡在一起，吓了一跳。”

“在什么地方？”

“在茂萝洼林中一个草棚里。他们互相拥抱着睡在那里。快

些去，别失了报复的机会！”

“你且先去，在林口红十字架下面等我。别把你所见到的告诉旁人。我将来赏你金银，要多少，有多少。”

守林夫去到红十字架下面坐着等。天诛这窥伺隐私的！

国王把马系上鞍子，挂上刀，不带亲随，一个人跑到城外。他坐在马背上胡思乱想，想到那一夜捉拿愁斯丹时的情景。那一次他待愁斯丹和绮瑟多么仁慈！这一次如果再碰见他们，他可是要重重的惩罚他们，报复使他丢脸的人们了……

到了红十字架下面，他向守林夫说道：“你上前走，领我快快的一直走去。”

大树的黑影把他们遮住了。国王跟着那个探子走。他很相信他的刀；它从前砍过不少头颅的。呀！若是愁斯丹醒了，他们俩中间定要死一个，天知道究竟是谁该死。后来守林夫轻声说：

“国王，我们已走到了。”

他把国王的马镫捉住，把他的马系在一棵青苹果树上。他们再前进几步，突然间在露着阳光的林隙看见那个花草营造的棚。国王解开他的袍子的金钮扣，脱下来抛去，露出一副很英武的身材，他把刀子从鞘中抽出，心里暗自发誓，如果不把他们杀死，自己也无颜再活下去。守林夫跟在后面，他挥之使去。

他一个人走进茅棚，手里舞着白晃晃的刀。呀！如果那刀子砍下去，世间会添多少愁恨啊！但是他看见他们的嘴唇并没有接触，而且身体中间有一把没有上鞘的刀隔着。他自思自叹道：

“天！这是什么一回事？应该杀他们么？他们同住在树林里已许久了，如果他们中间真有暧昧，他们会拿这把刀子隔住他们的身体么？摆在两个身体中间的白刃可以保障贞洁，这事谁不知道呢？不，我不杀他们。这样杀了他们是作孽。把他们叫醒么？

我们俩中间须得有一个人死，人们又会造出许多谣言，这也只是使我们丢脸。但是我要想一个方法，使他们醒后，知道我发现他们睡在一起而不肯杀他们，知道上帝哀怜他们。”

阳光穿过棚隙，照着绮瑟的雪样白的面孔，国王把自己的鼯鼠皮手套脱下，心里想道：“这是她从前从爱尔兰带给我的……。”他用这副手套把棚上透阳光的孔隙遮起。他把自己给绮瑟的绿玉戒指从她的手指脱下，她从前初戴这戒指还嫌太紧，现在手指瘦损了，它轻轻巧巧的就滑下来了。他又把绮瑟从前赠他的戒指还给绮瑟戴上。他把隔住两个情人的刀子拾起——他认得就是斩冒豪特缺了口的那一把——把自己的刀换放在那里。他于是走出棚来跳上马，告诉守林夫说：“快点逃命，如果你能够！”

这一天晚上，绮瑟作了一个梦。她在一个大树林里很华美的帐幕里面睡着。两个狮子跳来争她，互相搏斗……她叫了一声就醒过来了。那副白鼯鼠皮的手套落到她的胸上。愁斯丹听见叫声，也慌慌张张的爬起来，想拾起刀来戒备，看见刀柄是金的，认得它是国王的刀。王后看见自己手上的戒指也换了玛克王的，惊叫道：“爱友，我们的霉气到了！国王碰见了我们！”

“是的”愁斯丹答道，“他把我的刀拿去了；他一定只是单身来的，有些吓怕，现在回去寻救兵了。他一定还要回来，把我们捉去凭着大众烧死呢。逃罢！……”

他们兼程并进，带着高威纳，一直逃出茂萝洼林的尽头，抵到威尔斯国。爱情真替他们俩闯出不少的苦楚！

一〇 道人奥格林

三天之后，愁斯丹费了许久时间追捕一个伤鹿，天色晚了，在那漠漠平林中自思自叹道：

“不，国王饶了我们的命，并不是心里害怕什么，他把我的刀拿去了，我是睡着的，我的性命完全在他的掌握中，他要杀就杀，还要什么救援呢，如果他有意活捉我，为什么把我的刀拿去，又把他自己的刀留下来呢？呀！舅父，我懂得您了。您不杀我们，并不是怕事，实在是心里不忍，赦了我们么？除非自己愿蒙垢忍辱，谁能赦这种罪呢？不，他并没有赦我们，不过他心里明白了。他明白在临火坑时，在跳寺时，在拦路打劫麻疯子时，上帝都在默佑我们。他回想到从前坐在他的膝下奏琴的外甥儿，丢开故乡鲁劳哇国来侍奉他；为着替他争光荣，流了许多的血去斩除冒豪特。他回想到我从来没有招认什么罪过，只是要求用审判或决斗来洗清自己。因此，他的忠厚的心地使他明白他的左右所不能明白的事。这也并非说他已经知道我们相爱的实情，不过他疑心，他希望，他觉得我没有撒谎；他希望我能够有话对审。哦！仁慈的舅父啊，我祷祝上帝帮助我打个胜仗，得到您的赦宥，使我再能穿起盔甲为您效劳啊！……这是什么念头呢？他将来要把绮瑟取回去的，我把她交还他么？哎！他为什么不趁我睡熟时结

果了我的性命呢？从前他搜捕我，我还可以忘记他，怨恨他。绮瑟是弃妇，自然不属于他而属于我了。现在他的慈怀又激动了我的孝思，他又把王后赢转去了。王后？在他左右时她是王后；在这荒林里她过的生活连奴婢还不如。她的青春是让我怎样断送去了的？她丢开的是高楼丝幔，我给她的是荒林茅棚。她走上了这条艰苦的路，全是为了我。天啊！万物主宰呀！我向您求情，求您给我一点勇气，让我把绮瑟交还玛克王啊！她不是他的王后，根据罗马法，凭着全国文武官员人等娶过来的么？”

愁斯丹扶着弓站着，在黑夜里哀叹了许久。

绮瑟托着荆棘的庇荫，等待愁斯丹回来，在月光之下看见国王所留下的戒指在她的手上闪耀，也暗自思量道：

“留这颗金戒指给我的人和往日在盛怒之下把我丢给麻疯子的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不，他是一个具有柔肠的血性男子，他是从我到康威尔国以来欢迎我保护我的人！他从前多么宠爱愁斯丹！我来了之后做了怎样的事？若不是为了我，愁斯丹不应该居在王宫，左右有无数宫娥任他指使，替他整盔穿甲么？他不应该周游列国建立功勋么？但是因为有我，他疏忽了武士生活，被逐出朝，藏在树林里过这种野人的生活！……”

愁斯丹的脚步在落叶枯枝上逐渐走来。象平时一样，她赶上去迎接，替他拿军器。她替他解了刀子，又把“百发百中弓”和箭从他的手里接过来。

“爱友，”愁斯丹说，“这把刀是玛克王的。我们本应该死在这把刀上，但是他饶了我们。”

绮瑟把刀接过来，在那金镶的柄上吻了一吻，不禁凄然堕泪。愁斯丹说：

“爱友，想想看，假如玛克王肯和我约和！假如他应承我用

决斗的办法，证明我无论是在心里或是在口头，对于你都没有存过有罪的爱，他的国里所有武士，从李党到达冉，有谁敢说个‘不’字，我决计和他决一个胜负。以后国王如果肯留我，我愿以待君父的礼待他，替他效劳。如果他要你留我去，我就到荷兰或是勃罗丹去，只带高威纳一个亲随，但是，王后，无论是到天边海外，我都永远是你的。绮瑟，我决不敢提起分离的话，如果不是看见你为了我在这荒野中吃过许多的辛苦。”

“愁斯丹，你还记得道人奥格林罢？我们回去找他，也许我们能向万能的上帝求个情呢！”

他们把高威纳唤醒。绮瑟上了马，愁斯丹在前面牵着缰子，在大黑夜里最后一次穿过那亲爱的树林。他们默默的前行，彼此不发一言。

天亮了，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又走，一直走到那位道人的隐庐。奥格林正坐在寺门限上看书，望见了他们，远远的很亲热的喊道：

“朋友们，爱情替你们造了多少苦楚啊！你们几时才会从迷梦中醒过来呢？提起勇气来！到底还是悔过罢！”

愁斯丹回答说：

“我有一件事奉恳，奥格林先生。你去向国王替我求和。我愿意把王后交还他，自己跑远远的，到荷兰或是勃罗丹去。以后国王如果允许我住在他的身边，我再回来竭力侍奉他。”

绮瑟向道人鞠躬至地，接着说得很凄惋的：

“我不再这样过活了。这并非是说我追悔和愁斯丹相爱，我们永远还是相爱，但是我们的身体至少应该分开。”

道人听了不由泪流，赞美上帝，说“上帝，万能的造化主啊！”

我感谢您让我活到现在来帮助这两个人！”他替他们想定办法，拿出墨水和皮纸替愁斯丹写了一封呈文向国王请和。他把愁斯丹所要说的话都写下来了，叫愁斯丹用戒指盖了印。

“谁送这封呈文去呢？”道人问。

“我自己送去。”

“不妥，愁斯丹君，你别冒这个险。我替你去，宫里的人们我还熟识。”

“不，好奥格林先生，王后今晚在贵庐下榻，我一等天晚就带我的亲随去，他可以替我看着马。”

夜幕逐渐把树林笼盖起来了，愁斯丹带着高威纳启程去听滩碣。快抵宫门时，他把高威纳丢在后面。那时候更夫正在墙上吹号。他把性命丢在半边，跳过城墙，穿过城。他跳过从前他常跳的果园的栅栏，看见那云石的水堤，那泉水，那棵大松树都依然如故。他走到御房的窗前，轻轻的喊了马克王一声，马克王醒了，问道：

“谁？在这深更夜静里来喊我？”

“国王，我是愁斯丹，带了一封呈文给您。我把它摆在窗格子里。请您差人把回谕悬在茂萝洼林口的红十字架上。”

“看着上帝的爱，等我一霎，好外甥儿！”

他跳上窗台，在深夜里喊了三声：

“愁斯丹，愁斯丹，愁斯丹，我的好孩子啊！”

但是愁斯丹已经逃走了。他赶上他的亲随，轻轻的跳上马鞍。高威纳说：

“你发了疯！赶快打这条路逃跑啊！”

他们回到道人的隐庐，道人在祷告，绮瑟在呜咽，都等着他们回来。

一一 奇遇津

玛克王把他的秘书叫醒，令他宣读呈文。秘书打开弥缝，先道愁斯丹请安的话，然后把文中字句细认清楚，将愁斯丹所请求国王的话高声读出。国王听了不发一言，心中却甚欢喜，因为他仍旧爱王后。

他传令召重要臣僚入朝。他们到齐了，各人都在静待谕旨，国王于是向他们说：

“诸位先僚们，我刚接到这一封呈文。我是你们的主子，你们是我的亲信。请听这封呈文中所请求于我的话，然后替我想出一个计策，这是你们分内的事。”

秘书站起把呈文打开，面朝国王说道：“诸位先僚们，愁斯丹开端先向国王和他的臣僚们致敬请安。”“国王陛下，”他接着读道：“从前我斩杀毒龙，赢得爱尔兰王的公主，她初意原要嫁我；我负了保护的重任，不敢承受这种宠遇，所以把她带回康威尔交付给您。您要她过来没有多久，奸人们构衅进谗。亲爱的舅父，您就动了气忿，不经过审判的手续，就要拿我们下火坑。但是上帝开了慈善之门，我们呼吁他，他就救了王后的命，这本是很公道。我自己呢，跳下峻崖，也叨天之幸，脱了危险。此后我犯过什么大不韪么？王后是已经丢给麻疯子们的，我救她出来

带走了；我对于为我无辜就死的人不应该伸手救助么？我和她躲在树林里；我能够出来到平原里把她交还您么？您不是三令五申过，说有人看见我们，无论是死是活，都要把我们捉将宫里去么？从前我这样说，现在我还是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对于王后，王后也从来没有对于我，发生过可以得罪于您的爱；如果您的臣僚有谁敢否认这话，我很愿意和他决个胜负。请您准备好决斗场，我对于任何敌手都来者不拒。如果我不能用决斗的办法证明我的无辜，请您凭着大众把我烧死。但是如果我斗胜了，如果您愿我把绮瑟当面交还给您，我以后一定比您的任何臣僚都要更忠实的侍奉您。如果您不肯用我，我就渡海去报效嘉浮瓦或是荷兰的国王，以后您就永远不会听到我的消息。国王，一切都敬候尊命。如果您不愿议和，我就把绮瑟送回爱尔兰去；在她自己的国里，她将来也可以做王后。”

康威尔国的大僚们听说愁斯丹挑他们决斗，齐声奏道：

“国王，请把王后领回来。从前在您跟前毁谤她的人们都是些无意识的。至于愁斯丹呢，让他到嘉浮瓦国去立功也好，到荷兰国王眼前去报效也好，只不要他留在这国里。请飭令他择一个日子把绮瑟送还。”

国王垂问三次：“谁要参劾愁斯丹么？请站起！”

大家都不发一言。国王于是向秘书说：

“快一点写一封回信。应该说的话你已经听见了，快些写罢。绮瑟在她的青春时期苦也算受够了！回信不到今晚就要挂在红十字架上，赶快办！”

他又吩咐道：“你说我向他们俩问好。”

当天夜半，愁斯丹穿过白兰西浪，寻得国王的回信，带回去交给奥格林。那位道人把信读给他听了，“玛克王采众臣的建

议，愿领回绮瑟，但是不肯起用愁斯丹。三天之后，他须把绮瑟送到‘奇遇津’交还给玛克王。以后他就须浮海去。”

愁斯丹听了叫道：“天！爱友，失掉你是怎样的一件憾事啊！但是这也无法可想，这样办可以省得你为我受苦。我们分手时，我要给你一件赠品，作我们的爱情的纪念，我无论到了哪一国，就差一个人来见你，他可以转达你的意旨。无论是在天边，在海外，你一声召我，我马上就跑来。”

绮瑟叹道：

“愁斯丹，请把你的猎犬武斯登留给我。我一定好生待遇它。我看见它，就可以想到你，也可以减些愁苦。朋友，我有一颗青玉戒指，请你拿去带在手指上，作我们的爱情的纪念。如果你以后差人来，他没有带这颗戒指，任凭他怎么样做，怎么样说，我都不相信。但是我一旦看到这颗戒指，无论你叫我做的事是好是歹，我都照办，任何权力，任何关防，都不能阻止我。”

“爱友，我把武斯登赠给你。”

“爱友，我用这颗戒指奉报。”

他们俩伸唇相吻。

奥格林把他们留在庐里，自己扶杖走到孟恩市场，买些各色貂皮丝绒和一匹金鞍缓步的骡子。人们看见这位道人花了辛苦储蓄来的金钱去买这些不伦不类的奢侈品，都不禁发笑。他却从容不迫的把貂丝货物驾在骡背上回到绮瑟跟前说：

“王后，您的衣服都破烂了。请您把这点礼物收着，预备您到奇遇津那一天穿得好看些。这些货色也许不中的您的意，我对于选择衣料是外行。”

玛克王晓谕全国，说三天之后他要在奇遇津和王后重温旧好。

男男女女都纷纷来会，大家都想再见绮瑟，除着那三个没有死的奸臣。大家都还爱戴她。

到了约会的那一天，奇遇津旁草地上万帐罗列，一望无际。愁斯丹和绮瑟在树林骑马向着奇遇津走。他怕路上有奸人埋伏，外面披着破衣，里面却穿了锁子甲。他们不在意的就走出林口，遥遥望见玛克王和他的臣僚们在那儿等着。

“爱友，”愁斯丹说，“看，你的先僚玛克王和他的臣僚都已齐集在这里了，他们赶上来迎接我们了，过一会儿我们就不能谈话了。皇天在上，我凭他和你誓约：如果我将来差人传信给你，你须得照我的话做！”

“愁斯丹吾友，我只要看见青玉戒指，无论是高楼，是厚墙或是坚寨，都不能阻止我顺承吾友的意旨。”

“绮瑟，愿上帝保佑你！”

他们的马原是并排走，他拥抱了她一下。“朋友，”绮瑟说，“我有一个最后的请求。你不久就要离开康威尔，请你至少等我几天，暂时躲起，等到你知道国王待我好歹，……我是孤零零的，谁替我防御奸人呢，我怕得很！守林夫欧雷可以暗地密留你居住。夜间你可以溜到破酒窖旁边等着，我将差裴芮礼来看你，告诉你他们是否虐待我。”

“爱友，没有人敢虐待你。我躲在欧雷家里，谁敢侵犯你，让他当心他的骷髅！”

双方人马走得逐渐逼近，应该行相见礼了，玛克王赶快打马走在大队前一箭路，李党丁莱陪着他。

全体文武官员人等都赶上来了，愁斯丹牵着绮瑟的马缰，向国王行礼奏道：

“国王，我现在把金发绮瑟交还您，凭着诸大僚们在当面，

我请求在您的朝中自辨一次。我从来没有经过审判。请您准我用决斗的办法自证无辜。斗败了，请用硫黄把我烧死；斗胜了，或者让我仍旧追随左右，或者让我到远方去。”

没有人敢出头说敢和愁斯丹决斗。玛克王于是把绮瑟的马缰接到手里，交付给丁莱，然后走到旁边去和群臣议事。

丁莱欢天喜地的向王后致了许多敬礼。他替她卸去朱红外套，里面的轻衫丝裙把她的身材益发现得窈窕。她想起那位老道人破费了许多钱，不禁嫣然一笑。她那身精致的衣服，细嫩的腰肢，亮晶晶的眼睛和那和太阳一样鲜明的头发都显得出她旧日的王后的风度。

那班奸臣们看到王后还象从前一样美丽，一样受人尊敬，心中不禁鼓潮，打马去见国王。一位朝臣名叫尼柯安竺列的正在力劝国王说：“国王，请把愁斯丹留在身边，有了他，您就是一个最有威风的国王了。”他已逐渐把玛克王的心劝动了。但是那班奸臣来阻挠道：

“国王，请听我们的忠言。王后固然受了委曲，我们从前参劾她实在是出于误会。但是如果愁斯丹和王后一阵回到朝中来，外人恐怕不免又发生许多谣言。最好让愁斯丹姑且走远些，将来您自然有起用他的时机。”

玛克王依了他们的话。他叫朝官们传谕愁斯丹，饬令他马上出境，不得迁延。愁斯丹走到王后跟前告别。他们彼此相看了一眼。王后在大家前面有些害羞，脸变得飞红。

国王心里有些哀怜，开口问他的外甥：

“你到哪里去？穿这样破的衣服？去到我的库里取些金银貂皮和一切应用的物件罢。”

“国王，我不要您的一文钱，也不取您一茎纱。我可以安心

惬意的去报效荷兰的富豪的国王。”

他扯转马缰，望海边走去了。绮瑟送他一眼，送到望不见他的时候还不回头。

玛克和绮瑟破镜重圆的消息传出以后，国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纷纷跑进城里来看绮瑟。他们一方面很惋惜愁斯丹的放逐，一方面又庆祝王后的归来。钟声一响，国王和合朝文武官员人等都跟在绮瑟后面，结着队伍循着香花满地丝幔迷空的街道上游行。宫门整天的开放着，无论贫富贵贱都可以随时进去饮酒食肉，庆祝这一日的盛典。玛克王释放了一百个囚奴，晋封了二十个武士，亲自授刀和盔甲给他们。

夜来时，愁斯丹记起允许王后的话，溜到欧雷的家里。欧雷把他私藏在一个破酒窖中。奸人们当心头颅啊！

一二 红铁审判

过了不久，邓罗浪，安竺列和刚端文三个奸臣都以为愁斯丹已远走海外，不能报复，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一天打猎，国王正在林隙驻足听猎犬的咬声，他们三个人一阵打马赶了上来奏道：

“国王，请听我们说句话。您从前不经审判就定了绮瑟的罪，固然是违法；现在您不经审判就把她赦了，不也是违法么？她从来没有自己辨清过，朝中群臣都觉您和她都不是。您最好劝她要求上帝的审判。她既是无辜，何妨凭着圣骸发誓说她从来没有犯过罪呢？何妨叫她用手捉一捉火烧过的红铁呢？照习惯，她应当这样办；经过这种简单的审证以后，一切嫌疑都可以涣然冰释了。”

玛克听了大发雷霆，回答道：

“康威尔的先僚们，你们天天想办法使我没脸，上帝应该诛灭你们啊！听你们的话，我把自己的外甥儿都驱逐去了，你们还没有履足么？要我把自己逐到爱尔兰去么？你们又有什么不平的事？从前愁斯丹不是要求和你们决斗，把是非办到水落石出么？他不是要用决斗替王后辩护么？你们都亲耳听过他的话，那时候为什么不提起刀来和他试一试身手呢？诸位先僚们，你们忒放肆了。我听了你们的话放逐了愁斯丹，当心我不召他回来啊！”

奸臣们听到愁斯丹的名字都吓得发抖，好象愁斯丹已经站在面前，要活剥他们似的。

“国王，我们说这话，本是好意，是为您的名誉起见，因为这是臣子们分内的事。以后我们永远闭口了。请您不用发怒，原谅我们罢！”

玛克由鞍上站起来诧道：

“替我滚出境，你这一班坏蛋！我再不能宽容你们了。为了你们，我把愁斯丹驱逐出境，现在临到你们自己了，替我滚出境！”

“好，您老人家！我们的堡垒够坚牢，够高够险够难爬！”礼也不行，他们就扭转马缰走了。

玛克王把猎夫和猎犬丢在后面，单身打马回到听滩碣，走上台阶。王后听见他的脚步踏着阶石的声音，站起来去迎接他，把他的刀接过来，象平素一样，向他低低的鞠一鞠躬。玛克捉着她的手把她牵起，绮瑟抬头一看，看见他的尊严的神色中露有忿怒的痕迹：象从前他在火坑旁发怒的那副面孔。

“呀！”她暗自思量道，“不得了，我的朋友被人发见了，国王把他捉到了！”

她象冷水浇了心似的，一言不发，晕倒在国王的脚下。国王把她牵起，轻轻的吻了她一吻。她逐渐醒过来了，国王问道：

“爱友，爱友，你为什么这样难过？”

“国王，我怕得很，你的面上有怒容。”

“是的，今天这一回猎夫使我动气。”

“哦！先僚，如果是猎户们冒犯了您，您就为了打猎的小事这样大发雷霆么？”

玛克王听见这话微笑道：“不是，爱友，猎户们并没有犯冒我，冒犯我的是那班奸臣们，他们嫉恨我们已非一日了。您知道他们，就是安竺列，邓罗浪和刚端文。我已经把他们驱逐出境了。”

“先僚，他们敢说我什么坏话呢？”

“无关紧要，我已经把他们赶走了。”

“国王，个个人都应该有想什么就说什么的权利。但是我也应该有知道人家毁谤我什么的权利。您不告诉我，谁肯告诉我呢？我孤零零的住在贵国，除您以外，没有别人可以保护我啊！”

“告诉您也好。他们说您应该凭天发誓，并且用提红铁的办法自己洗清罪过。他们说，‘王后不该自动的要求这种审判么？在无辜的人看来，这种审判是轻巧容易的事。她费什么事呢？……上帝是真正的裁判者。这样办才可以平息从前一切谣言。’但是别再提这些事罢。我已经把他们驱逐出境了。”

绮瑟打了一个寒颤，注视国王说道：

“国王，您不妨召他们回朝。我可以凭天发誓来洗清自己。”

“什么时候？”

“从今天起，第十天。”

“那就不远了，爱友！”

“那就够远了。我只要求一件事，到了那一天，您须得请亚瑟王，带高温爵士，郭佛勒，凯警卫和他的一百个武士骑马到白兰西浪，在两国界河的岸上驻蹕。我发暂时还要凭着他们，只凭您的朝臣们还不够，因为我刚发完了誓，您的臣僚们又要想出新花样来使我为难，恐怕没有了结的时候。如果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在场作证，他们就不敢要求无履了。”

玛克王的使臣们送信到卡都给亚瑟王时，绮瑟也暗地差忠实

亲随裴芮礼去见愁斯丹。

裴芮礼撇开大路，趁着林中僻径走到守林夫欧雷的茅屋。愁斯丹在那里已经等了许多。裴芮礼把近来奸人的谗言，审判的时刻和地点以及一切经过情形一一报告了他。

“先僚，吾后请您在指定的那一天，穿起袈衫，扮一个进香者，扮得使人认不出，不用带武器，走到白兰西浪的地方。她到发誓的场所，须乘渡船过河。您须在对岸亚瑟王驻蹕的地方等着她。那时您一定能救她。王后很怕发誓的那一天。但是她信任上帝的恩惠，从前她从麻疯子的手里脱险就是靠上帝的力量。”

“好友裴芮礼君，回报王后，说我一切照办。”

裴芮礼回听滩碣，在路上遇见从前告发愁斯丹和王后的那个守林夫。有一天他吃醉了酒，曾经拿这件事来夸口。这一天他在林中掘一深洞，很精细的在洞上摆些枝叶，预备陷狼和野猪。他望见王后的亲随跑上来了，正想逃走，但是裴芮礼逼着他停住，诧道：

“陷害王后的小侦探啊，逃干吗？站住！你自己费力掘的这坟墓正好葬你这副臭皮囊！”

他的手杖扑地一声响，打得守林夫的骷盖和手杖一齐粉碎。忠实的裴芮礼于是用脚把尸首踢到树叶盖着的坑里去。

在审判的那一天，玛克王，绮瑟后和康威尔的文武官员人等骑马到白兰西浪，威仪堂皇的排在河岸上；亚瑟王的骑士们齐集在对岸，摇着金光赤耀的旗子向他们行礼。

他们面前有一个很狼狈的进香者披着袈衫坐在河岸上，身上挂着一些贝甲，手里端着木鱼，拖着很尖锐的凄惨的嗓子“化缘”。

康威尔的船划过来了。快要靠岸时绮瑟回顾左右骑士们说：

“诸位先僚们，我怎么样才能上岸，不让这长裾在泥中拖污呢？须得一个过路客来帮助我才行。”

有一个骑士向那位进香者唤道：

“朋友，请把你的袈衫卷起，下河来背王后上岸，如果你不怕在半路跌交，看你这样残废。”

那位进香者就背王后上了岸。在路中她轻轻的叫“朋友”，又用更轻的声音说：“跌到沙上去。”

抵岸时他颤了一颤就跌一个交，把王后紧紧的抱着。船上扈卫们和水手们拿桨的拿桨，拿橹的拿橹，来追这个穷汉。王后吩咐道：“放了他罢。进香要跋涉长途，他自然没有什么气力了。”她解了一颗金扣掷给那位进香者。

在亚瑟王的幕帐前面，青草地上铺着一幅尼色绸，上面陈列着在宝库取出来的圣骸。高温爵士，郭佛勒和凯警卫三人在旁看守着。

王后先向上帝祷告，次将身上所有珍贵衣服和珠宝一齐脱下赐给穷人们，自己只留一身没有袖子的薄衫，手膀和脚都裸着，从容不迫的走到两个国王面前。左右文武官员人等都屏息静观，替她凄然流泪。圣骸旁燃着一个铜炉。她战战兢兢的伸起右手向圣骸发誓说：

“洛格尔和康威尔两国的国王，高温、凯、郭佛勒诸位骑士们，请您们做我的见证。凭着这里的圣骸和世界上所有的圣骸，我发誓说，除着我的先僚玛克王和刚才人们看见背我跌交的那位进香者以外，从来没有人拥抱过我。玛克王，这个誓用得吧？”

“用得，王后，让上帝颁他的公平裁判罢！”

“亚们！”绮瑟说。

她走到火炉跟前，面色苍白，浑身发颤，旁观的人们都鸦雀无声的。铁是烧得绯红的。她把裸着的手膀插进火炉里，拾起一块烧红了的铁，走九步才把它丢下，然后张开两掌，用双膀作十字架形。个个人都看得见她的指和腕没有丝毫损伤。

于是很宏亮的赞美上帝的声气从个个人的胸膛中迸出。

一三 夜莺的歌声

愁斯丹回到守林夫欧雷的屋里，抛开锡杖，卸去袈衫，暗自思量，知道和玛克王约定的日期已到，应该长辞康威尔国了。

他何以迟迟其行呢？王后已经洗清罪名，国王现在很宠爱她，而且在必要时，亚瑟王可以做她的保障，奸人们不会再敢冒犯她了。他为什么还恋恋不舍听滩碣呢？他不但赌自己的性命，赌守林夫的性命，而且也惹绮瑟不得安宁。他自然是要去的。那一次他在白兰西浪穿着袈衫抱着绮瑟的玉体在怀中战栗，怕要算是最后的一次了。

他还逗留了三天之久，不能离开绮瑟所在的国度。到了第四天，他才向居停主人守林夫作别，又告诉高威纳说：

“好师傅，长辞的时候到了。我们到威尔斯国去。”

他们在夜里启了程，心里好不惨伤！他们经过那栅栏所围着的果园，就是从前愁斯丹和绮瑟的幽会之所。夜色清莹，愁斯丹遥遥望见在离栅栏不远的路旁，从前的那棵苍劲大松仍然在月光之下耸立着。

“好师傅，请在邻近的树林中等一等，我过一会儿就回来。”

“你到那里去？疯子，你处处都要寻死么？”

但是愁斯丹已一跃而跳过栅栏了。他走到大松树下，靠近那

云石砌成的水堤。唉！现在就是要把刻得很精致的木屑投在泉水里又有什么用处呢？绮瑟不会再来了！他小心翼翼的缓步循着从前绮瑟所走的小径，一直走到王宫。

玛克王已睡着，绮瑟枕着他的臂膀耿耿不寐。猛然间从月光所透过的半开的窗孔，飞来一个夜莺的歌声。

这迷人的情歌传到绮瑟的耳鼓里来了。它又宏亮，又凄惋，心肠不是铁石的人听到没有不堕泪的。王后暗自思量道：“这清脆的歌声何从而来呢？”猛然间她会意了，“呀！这是愁斯丹！在茂罗洼林的时节他就常常学鸟语来娱我。他要走了，这是他的最后的告别语。看他多么凄惻！夏天完时，夜莺作别，也是用这样悲哀的声调呢。朋友，此后我恐怕永远不能再听你的声音了！”

歌声益发凄厉。

“呀！你要什么呢？要我来么？不能！你应该记得道人奥格林和许多信誓。歇了罢，死神在窥伺我们啊！……死有什么要紧？你唤我，你想我，我就来！”

她推开玛克王的臂膀，爬起来披上一件貂裘。她须得穿过隔壁的厅堂，里面每夜都有十名骑士轮流戒备：五名睡时其余五名便穿起盔甲站在门口和窗口望着外面。这一夜碰得巧，他们都睡着了，五名睡在床上，五名和衣睡在石板上。绮瑟从他们的身子中间穿过，提起门闩，链子响了一响，幸而没有惊醒那些守夜的骑士们。她走到门外，莺声就停止了。

在树阴之下，他默默无语，只紧紧的抱着绮瑟。他们好象湖边的葛藤，环拱互抱着，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放开。国王和守夜的骑士们都不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只是尽量享受爱的欢娱。

这夜的幽会把他们的爱情又提到沸点。过后那几天，适逢国

王离开听滩碣到圣鲁滨去审案，愁斯丹又回去寓在欧雷的家里，每天上午，在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从果园溜进宫闱。

一个小吏撞见了，他，慌忙逃去告诉安竺列，邓罗浪和刚端文：

“先僚们，你们以为已经赶走的那个畜牲又回到旧窠了。”

“谁？”

“愁斯丹。”

“你什么时候看见了他？”

“今天早晨，我认得清清楚楚的是他。他来时身上挂着刀，左手持一把弓，右手持两枝箭，您们明早也许可以看得见。”

“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看见他？”

“在我所知道的那个窗户旁边。如果我指给你们看，您们能给我几多钱呢？”

“一马^①银子，你就是一个小财主了。”

“那末，请听我说。有一个窗子临着王后的寝室，在那儿可以望见，因为它很高。但是寝室中有一幅大幔子把这个窗孔遮住了。明早你们三个人中把一个人轻轻巧巧的跑到果园里去，砍一根很长的梅杞树枝，把一头削尖，然后爬上那窗口，用树枝戳进幔子的布，轻轻把它揭开一点。如果您看不见愁斯丹藏在幔子后面，尽管把我烧死。”

那三个奸臣都争先恐后的要去看，结果议定让刚端文先去。他们分了手，约定第二天黎明时又在同一个地方相会。诸位先僚们，到第二天黎明时，您们须得好生保护愁斯丹啊！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时，愁斯丹就离开欧雷的屋子，从荆棘树丛

^①马为more的译音，古时的钱币。

里向王宫探着走。刚走出树窠，他到林间隙地去张望，望见刚端文从他的私邸走出来了。愁斯丹跳回树窠里埋伏着，自言自语道：

“呀！天！在可下手以前，别让前面走来的那个贼子望见我啊！”

他把刀握在手里等着；但是碰得不巧，刚端文打别一条路走开了。愁斯丹跳出来看，知道误了事，急忙攀弓瞄准，不幸得很！他已经走得太远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乘着一匹小黑骡子，后面跟着两条猎犬，从园中小径慢慢的走来了。愁斯丹望见他是邓罗浪，躲在一棵苹果树后面瞟着。他正在唆猎犬去追一只野猪出窠。谁知事出意外，猎犬还没有把野猪追出，它们的主子就要亡命归阴了。愁斯丹脱下袈衫，一跃而出，挺身站在他的仇人面前。那个贼子想逃跑，但是跑不远，连喊“你打伤了我！”的时间都没有，就一直滚下马来了。愁斯丹断了他的头，把头发割下藏在靴子里，预备带回给绮瑟看，使她欢喜一场。“不幸得很！”他想“刚端文现在如何？他逃脱了；他为什么不受同样的处分啊？”

他把刀揩干净插进鞘子里去，拖一棵树把死尸盖起，于是蒙起头巾去访绮瑟。

刚端文已先愁斯丹到了听滩碣宫。他早已蹬在那高窗户上，用荆棘棍尖挑开两幅幔子，定睛注视那间满铺香花的房子。起初除着裴芮礼一个人以外，什么人也见不着。不过一会儿白兰简走进来，手里还持着刚才替王后理金发的梳子。再过一会儿，王后也走进来了，愁斯丹跟在后面。他一只手拿着一把弓两枝箭，一只手提着两髻男子的头发。

他卸下袈衫，现出他那副翩翩少年的身材。绮瑟屈膝向他致

敬。她伸直腰肢时抬头看见刚端文的头射着影子在幔布上。愁斯丹说：

“您看见了这两髻头发么？它是从邓罗浪的头上割下来的。我已报复了他。此后他永远不用费事去买卖刀和盾了。”

“好极了，先僚。请您把这把弓攀攀看，我想看看它还好用不。”

愁斯丹攀着弓，心里很诧异，不甚明白她的用意。绮瑟抽取一枝箭放在弦上，又看看弦子是否中用，于是轻声的急忙的说：

“我看见一个讨嫌的东西，好生瞄准，愁斯丹！”

他站起抬头一看，看见幔子上部映着刚端文的头影，“上帝保佑我这枝箭不落空啊！”他说了这话就转过背向墙壁弹了一弦。那枝长箭鸣的一声响，回风和轻燕还没有它飞得快，一直就射中那贼子的眼睛，穿过头脑好象穿过苹果，遇着头盖骨停顿了，就在脑子里旋转震颤。刚端文叫也没有叫一声，就僵僵的落在一个栅栏杆上。

绮瑟向愁斯丹说：

“现在您应该逃了，朋友，您已经看见，凶人知道您的踪迹了。安竺列还没有死，他一定报告国王。守林夫的家里不大安全了。逃罢，朋友！忠实的裴芮礼可以把这尸首藏在树林里，不叫国王知道一丝消息。但是您须得马上逃开康威尔国，为您自己的安全，也为我的安全！”

愁斯丹说，“我怎么样能活呢？”

“不错，我们的生命象交柯连理，不能分开的。我自己又怎么样能活呢？我的身体留在此地，我的心给您带去罢。”

“绮瑟爱友，我走罢，也不知走到哪一国去。但是如果您看见这颗青玉戒指，能依我的话做么？”

“自然，您知道的。如果我看见这颗青玉戒指，任何高墙，
坚堡或关防都不能阻止我顺承您的意旨，无论它是好是歹！”

“爱友，愿救世主保佑你！”

“爱友，愿上帝作您的护神！”

一四 幻 铃

愁斯丹逃到威尔斯国，寄居在季伦侯的境内。季伦侯少年英武，风度翩翩，见愁斯丹来，把他看作上清使者一样，款待非常。他想尽方法使愁斯丹乐此忘返，但是奇遇盛饌终不能排解愁斯丹的忧闷。

有一天他坐在少年侯爵左右，心中郁郁不乐，不觉叹了一口气。侯爵想替他解闷，打发人到御房里把他所宠爱的奇宝取来。这个宝有魔术，忧伤的人看见它，马上就觉得心旷神怡。它的名字叫做小瞿卢。他们把它取来，放在一个红毡铺着的小桌上。它是从亚哇伦侯那里来的一只仙狗，是从前一个仙女带来的礼物。它的性格和风姿都很难以言语形容。它那纵横交错光怪陆离的斑纹也没有人能够认清它的颜色。第一眼看去，它的颈项白如雪，臀部青如金花菜叶，躯干左边红如丹砂，右边黄如金橘，腹部蓝如碧玉，背部红如玫瑰；但是仔细看看，这些颜色在眼前活跃，忽而青，忽而黄，忽而红，忽而绿，忽而鲜明，忽而黯淡，真是变化无穷。它的颈项上套着一挂金链，链上悬着一个小铃。铃声又清脆，又和谐，愁斯丹听着，登时又觉得烦忧冰释，从前为着王后所尝过的许多痛苦也都飞到九霄云外了。幻铃原来有这种奇效，听见它响得这么清越和谐，凡百忧愁都可立刻忘去。愁斯丹

中了它的魔力，伸手去抚弄这消愁仙犬，感觉它的皮毛比丝还细软，心里暗想如果能得这仙犬送绮瑟，倒是一件上好的礼物。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季伦侯宠爱小瞿卢比任何人物都要厉害。无论用计用情，这个爱物都是得不到手的。

有一天，愁斯丹向侯爵说：

“先僚，如果有人能替您斩除那向您勒索重赋的巨人毛乌根，您该赏他什么呢？”

“说老实话，如果有人能斩除他，我任他在我的财产中拣选，他爱什么就拿什么，就是最宝贵东西我也不吝惜。但是谁敢攻击这巨人呢？”

“这话倒说得奇怪，国家的幸福都要从患难中得来。我宁愿挥开般维镇^①所有的黄金，不愿放弃和这巨人决斗的机会。”

季伦侯答道：“好，愿救世主做你的护星，使你能够生还！”

愁斯丹跑到毛乌根的巢窟。他们激战了许久。最后，勇胜力，轻刀胜重棒，愁斯丹杀了那个巨人，把他的右手割下去见侯爵说：

“先僚，请您守前约，用您的仙犬小瞿卢酬劳我！”

“朋友，你要它么？让我留着仙犬，我宁愿你娶我的妹妹，分享我的一半的国土。”

“侯爵，令妹是很美丽的，您的国土也是很丰腴的，不过我去打毛乌根，本意是在得您的仙犬。请别负约啊！”

“那末，把仙犬拿去罢。你知道这就是夺去我眼中的欢娱和心中的快乐啊！”

愁斯丹把这只仙犬付托一个敏捷多谋的威尔斯的乐师，请他

^①般维镇是Pavie的译音，中世纪意大利最繁富的城市。

代送到康威尔国去。乐师抵到听滩碣，暗里把它交给白兰简。王后看见这只犬，甚是欢喜，赏乐师黄金十马，告诉国王说这是爱尔兰王后她的母亲送给她的礼物。她吩咐金匠替她特别打了一个盒子，用黄金宝石镶嵌起，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把它随身带着以纪念她的爱友。她一看到仙犬，忧愁和悔恨都立时消去。

起初她还不知道此中奇秘。她一看到仙犬，心中就欢喜起来。她以为这是因为它从愁斯丹那里来的，她的烦恼消除，由于唤起爱人的甜蜜的回忆。可是后来有一天她发见了这中间有魔术，单是铃子一响，她就觉得心旷神怡。

“呀！”她暗自思量道，“愁斯丹还在受苦，我应该享乐么？他本来可以留着这只仙犬替自己消愁解闷，但是为着我，他把它送给我了；他宁愿他苦而我可以欢娱。这不应该，愁斯丹，你不能欢乐的时候，我也不愿欢乐啊！”

她提着幻铃，最后的摇它一次，然后轻轻的把它解下来从窗空孔中抛到海里去了。

一五 皓腕绮瑟

世间有情人们要是活着，须得活在一块儿，要是死，也得死在一块儿。倘若不在一块儿，那就非死非活，只是死和活混在一气。

愁斯丹跋山渡海，想逃脱他的悲苦。他回过他的故乡鲁劳哇，忠臣洛夏德挥着慈祥的泪殷殷款待。但是他志在千里，不能伏枥虚费时日，所以周游各国，仆仆风尘中求建功立业。从鲁劳哇到荷兰，从荷兰到嘉浮瓦，从日耳曼到西班牙，他展转流离，事过许多先僚，成就过许多奇绩。唉！两年之中，没有一点康威尔国来的消息，没有朋友来，也没有音信来。

他以为金发绮瑟已经不把他放在心里了。

有一天他带高威纳一个人打马走到勃罗丹的国境。他好象穿过无人之境一样，处处是颓垣败壁，城市无居民，田原无禾麦，马踏着灰烬走，那地方显然是遭过兵燹的。在这荒墟中愁斯丹暗自思量道：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这些勋绩于我有什么用场？王后迢迢远隔，我不能再见她的面了。两年以来，她费过丝毫的气力打发人在各国寻访我么？一个人不差，一封信不寄。在听滩碣宫里，

她受国王的爱护，自然是养尊处优无愁无虑了。那仙犬的幻铃倒算是有效验！她已忘记我，从前的忧患欢乐和现在困顿流离的我都不在她的心里了。在我呢，人既忘记我，我就不能忘记人么？我就永远寻不出方法来医治我的悲伤么？”

愁斯丹和高威纳穿城过乡，走了两天，见不着一个人，见不着一只鸡，见不着一条犬。到了第三天正午，他们走到一个山坡，坡上有一座旧寺，寺旁有一个道人的隐庐。那位道人没有穿衣，只披着一块羊皮和一些毛鬃编的破片。他裸着膝和臀伏在地上，祷祝圣玛利马德琳启示福音。看见客人来了，他表示欢迎。高威纳在安顿马时，道人替愁斯丹卸下盔甲，然后准备客饭。他并没有给他们什么美肴盛饌，一杯清水和灰麦馒头以外，别无所有。饭后天色已晚，他们围炉坐着，愁斯丹打听这个荒墟原来是哪一国。

“好先僚，”道人答道，“这个勃罗丹国，归霍威尔侯辖治。从前它本很富庶，农田牧场都很肥美，磨坊啰，苹果园啰，庄户啰，遍地都是的。但是浪特郡的芮阿尔伯爵把它蹂躏到这般情境。他的徒众处处放火打劫，掳了许多财产去了。因此就打起仗来了。”

“道人，”愁斯丹问，“芮阿尔何以要侵犯你们的先僚霍威尔侯呢？”

“先僚，让我告诉您这战争是怎样开衅的，芮阿尔本来是霍威尔侯的藩臣。霍威尔有一个公主，美丽非常，芮阿尔想娶她。侯爵不愿把女儿下嫁给一个臣子，芮阿尔于是想用武力来夺取她。这个战争已经断送许多性命了。”

愁斯丹问：“霍威尔侯还能支持战局么？”

“很难，先僚。但是他的最后的堡寨卡艾还在抵抗，它的墙

壁很坚牢，而且霍威尔的公子嘉阿登骑士又很勇敢。只怕敌人们紧逼他们，断绝他们的粮路。他们能否支持久远，还是一个问题。”

“卡艾堡距此地有几多路？”

“只有两哩路，先僚。”

他们于是各自就寝去了。第二天早晨，道人唱过颂圣诗，他们吃过灰麦馒头，愁斯丹便向道人告别，打马向卡艾堡走。

他在重门深锁的墙壁下驻了马，见雉堞后面站着一群人，便告诉他们说要见侯爵。霍威尔和他的儿子嘉阿登就在这人群当中，宾主行了相见礼。愁斯丹说：

“我是愁斯丹，鲁劳哇国的国王，康威尔国的玛克王就是我的舅父。我听说您的藩臣很跋扈，特来投效。”

“唉！愁斯丹君，不敢劳驾，上帝酬劳您的盛意罢！这里怎样能罗致大才呢？我们已绝粮了，麦也没有，肉也没有，只是靠着蚕豆和雀麦过活。”

“那又何妨？”愁斯丹说，“我曾在树林中过了两年，单靠树叶草根鹿肉过活，我觉得这种生活并不坏。请下令开门罢！”

嘉阿登于是向他的父亲说：

“接他进来罢，父亲。他既然有这样勇气，就让他来和我们共甘苦罢。”

他们用上宾之礼接待他，嘉阿登引他巡视堡垒和守望楼，又从雉堞孔中遥遥指出芮阿尔的帐幕。回到寨门口时，嘉阿登向愁斯丹说：

“好友，请上厅堂里去见家慈和舍妹。”

两人于是手牵手走进宫闱。她们母女两人正坐在褥子上，在一

幅英吉利布上绣金缕，嘴里唱着几句歌。歌中的故事是说从前有一位美丽的杜德女郎如何坐在白杨之下任风吹着，等待她的情人杜恩，而他却迟迟不来。愁斯丹和她们行了相见礼以后，就和嘉阿登同在她们旁边坐着。嘉阿登指着她母亲所绣的布告诉愁斯丹说：

“请看，朋友，家慈是怎样的一个刺绣家，看她替穷寺院绣的花样多么奇巧！看舍妹在这白布上刺的金花多么鲜艳！妹妹，说句老实话，人家叫你做皓腕绮瑟，真是名不虚传啊！”

愁斯丹听说她的名字也叫绮瑟，不禁微笑，很亲热的看了她一眼。

芮阿尔伯爵的营扎在距卡艾堡三哩的地方。霍威尔侯爵的兵马已许久不敢越雉堞一步去攻击敌人了。但是第二天以后，愁斯丹嘉阿登和十二个少年骑士天天离开卡艾堡穿着盔甲，打马从树林里走，直逼敌营，出其不意的把芮阿尔的一辆粮车夺来了。以后他们智力兼用，攻陷敌营，打劫车辆，杀伤敌兵，每日不知其数，没有空手回来过。愁斯丹和嘉阿登两个人因此逐渐互相信爱起来了，相约终身为良伴好友，不相背负。以后他们没有负心食言，看下文便知道。

他们驰马回来时，于谈论武艺和礼仪之余，嘉阿登尝在他的嘉宾面前夸奖他的妹妹，那位朴直姣好的绮瑟。

有一天黎明时，守望者匆匆跑下守望楼，沿着宫殿喊道：

“先僚们，您们太贪睡了。赶快起来，芮阿尔来攻击了！”

骑士们和市民们一齐穿上武装，跑上墙头。他们遥遥望见平原中盔甲闪烁，朱旗飘扬，敌人的队伍都威风凛凛的排列起来了。霍威尔侯和嘉阿登把第一阵马队排在寨门前。到了离寨门有

一箭路的地方，他们打着马，提着刀，箭像五月雨似的纷纷飘落。

愁斯丹排在守望者最后喊醒的那个队伍里。他系起铁缰，穿上皮裹腿和金靴距，披上锁子甲，戴上头盔，跳上马一直驰到平原中，用盾遮着胸喊道：“卡艾啊！”他来得正当其时。霍威尔的兵马正向后退，闹得秩序纷纷，伤兵罗，伤马罗，蒙头乱窜，战场上的草都让血染得通红的。嘉阿尔单刀独马的赶上去和一个猛将鏖战。这猛将不是别人，就是芮阿尔的兄弟。他们俩都提起矛子怒目相向。那位敌将戳断了矛，却没有伤到嘉阿登，而嘉阿登却瞄得很准，一刀把对手的盾刀拨开，再一刀就一直戳穿他的腰肋，结果了他的性命，叫他从鞍上滚下地去了。

芮阿尔听见他兄弟的号喊，立刻打马赶上来打嘉阿登。愁斯丹拦住了路和他鏖战。他手里的矛子疏忽了一下，芮阿尔就乘机刺他的马，一刀戳穿腰肋，马就倒下地死了。愁斯丹爬起来，握着焦热的刀喊道：

“懦小子，你不先伤人而先伤马，讨不到好死的！我要断送你这条狗命！”

“你说妄话！”芮阿尔一面回答，一面打马去攻击愁斯丹。

愁斯丹闪开了他的锋头，然后提起膀子来下劲向芮阿尔的头盔上砍了一刀，把翎毛削去，刀锋从肩甲一直滑到马腰，马颤了一颤，就倒下地死了。芮阿尔踢开马鞍爬起。两个人的马都死了，盾都破裂了，甲都碎烂了，还是下死劲鏖打。最后愁斯丹一刀把芮阿尔的头盔戳穿，芮阿尔受了这一下猛烈的打击，倒下来伏在地上躺着。愁斯丹叱道：

“站起来，小子，如果你能够！你来和我打是倒霉的，你应该死了！”

芮阿尔站起来想再动手，愁斯丹又下劲戳他一刀，刀通过头盔，把盔盖刺破，脑髓都迸出来了。芮阿尔只得请求饶命，愁斯丹就接过来刀受了降。敌人的兵现在四面八方的跑来援救他们的主将，但是已经太迟了。

芮阿尔下了监狱，从新向霍威尔侯宣誓服从，并且赔偿田原村落所受烧掠的损失。休战令下，他的队伍就走开了。

凯旋之后，嘉阿登向他的父亲说：

“父亲，请褒奖愁斯丹，把他留在左右。世间没有比他再勇敢的骑士了，国家需要这样人材也正很紧急呢。”

霍威尔没有和群臣商议，便喊愁斯丹：

“朋友，您救了敝国，我不知道怎么样爱您才好。小女皓腕绮瑟出身还不很微贱，您如果不弃，我就把她嫁给您罢。”

愁斯丹答道：

“国王，我敬领敬谢。”

唉！诸位听官们，愁斯丹为什么说出这一句话呢？这是一句断送性命的话啊！

日子择定，条件商好了。侯爵和愁斯丹各领亲友赴会。牧师诵了赞圣诗。在寺门口凭着大众，愁斯丹遵照教会仪式和皓腕绮瑟结了婚。婚仪非常阔绰。夜间愁斯丹的左右替他解衣，袍袖太紧了，他们脱它时把他的手头上青玉戒指——金发绮瑟的戒指——捋下来了。它堕地时铿然响了一声。

愁斯丹看见这颗戒指，从前的爱情陡然间涌上心头，才觉悟到他的罪过。

他回想起金发绮瑟赠这颗戒指的那一天：那是在树林里，在她为着他而过辛苦生活的树林里。睡在另一个绮瑟的身旁，他想

到从前茂萝洼林中的草棚生活。他心中怀了什么鬼胎，能猜疑他的爱友辜负了他呢？为了他她受尽辛苦，他自己才算是负心人呢！

他也很怜惜他现在的妻子，那位朴直姣好的绮瑟。这两位绮瑟钟爱他都是前生结有冤债。他对于双方都是负了心的。

皓腕绮瑟听见他睡在自己身旁叹气，心中很惊恐，终于含羞问道：

“亲爱的先僚！我有什么事得罪您么？您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吻我呢？告诉我罢，我知道错处，就尽力去改。”

“朋友，”愁斯丹回答道，请您不用发怒，我是已经束于信誓的。从前在别一个国度里，我和一个毒龙打仗，命在垂危时，我向圣母发了一个愿，如果她肯从毒龙手中救活我，以后我如果结婚，在一年以内，我不亲近我的妻子……”

“那末，我很虔心的任您还这个神愿。”

第二天清晨，侍婢们替她整理新妇的巾幘时，她带着很凄惨的面容微笑，心里暗想她自己还没有分使用这种装饰。

一六 嘉阿登

几天之后，霍威尔侯率领愁斯丹，皓腕绮瑟，嘉阿登和警卫猎夫人等出宫到树林里去行猎。过一条窄路时，愁斯丹和嘉阿登并排打马走。嘉阿登手里牵着皓腕绮瑟的马缰。绮瑟的马失足落下一个水洼，马蹄跃动，把她的衣衫溅湿，她觉得冷气一直侵过膝盖。她微微的叫了一声，用靴距把马踢起，忽然嘻嘻的笑起来了。嘉阿登走到她的身旁问道：

“妹妹，你笑什么？”

“我心里偶然想到一件事，哥哥。这水溅到我的身上，我想到：‘水啊，你比勇敢的愁斯丹还更勇敢呢，’我刚才发笑，就是因为这个想头。但是我说得太露了，好不该！”

嘉阿登很诧异，极力盘问，她终于把她的婚姻实情告诉了他。

不久愁斯丹也赶上来了。三匹马并排走，各人都不发一言，到抵了离宫时，嘉阿登才把愁斯丹喊到半边向他说：

“愁斯丹，舍妹已经把她的婚姻实情告诉我了。我素来把你当作弟兄看待。但是你未免有些忘恩负义，侮辱我们的门第了。从今以后，你如果还是如此，我决不宽饶了。”

愁斯丹回答道：

“不错，我来在你们当中，是你们的不幸。但是，好朋友，好兄弟，如果你明白我的苦衷，也许能够原谅我的罪过。我还另有一个绮瑟，她比任何女子都美。为了我，她受过许多苦楚；为了我，她现在还在受苦楚。令妹固然也爱我敬我，但是那一位绮瑟因为爱我的缘故，待我所赠的一条狗比令妹待我还好。来，不用打猎去，跟我走，我来把我生平的苦楚，通盘告诉你。”

愁斯丹扭转缰子，打马向前走，嘉阿登跟着他走。他们一言不发，一直走到林中一个僻静的地方。愁斯丹把他的生平从头到尾说给嘉阿登听。他详述在海上如何饮着那致命的动情丹，奸臣们和侏儒如何设法陷害他，王后如何牵到火坑，交给麻疯子们，他们在树林中爱的生活如何，以后他如何把绮瑟送还玛克，逃开了她以后，他如何发愿爱皓腕绮瑟，但是他知道自己，以后无论是死是活，都不能离开王后。他把一切都源源本本的告诉嘉阿登了。

嘉阿登听了不做声，只是惊讶。他一面很气忿，一面又不由自主的原谅愁斯丹。后来他开口说：

“朋友，你说的事迹倒很奇异。我很受感动，心里很替你难受，因为你所受过的苦是生人所未有的奇苦！我们且回宫去。三天之后，我或许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在听滩碣宫里，金发绮瑟正在思念愁斯丹，暗中呼唤愁斯丹的名字，求之不得，不觉皱眉叹气。她只知爱他，此外别无思念，别无愿望，她的整个心灵都寄托在他身上，而他却两年以来杳无音信。他在什么地方呢？在哪一国呢？还是活着的么？

在听滩碣宫里，金发绮瑟苦闷的坐着，口里吟一首凄婉的恋歌。她歌唱从前有一位钩让如何为着他的情人被人捉拿住杀

死，公爵如何用诡计把他的心割给自己的妻子吃，而她又如何悲伤。她一面低声吟咏，一面弹着素琴应和歌声；弹的手腕既皎洁，歌的喉噪又清脆，歌词也很幽美。

这时节来了一个辽远的岛国上的酋长，名叫卡尼阿多。他到听滩碣来随侍王后，从愁斯丹去后，有几次在她跟前献殷勤。王后以为这种希求很妄诞，拒绝了他。他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骑士，很魁梧奇伟而且善于应对，不过他的本领在脂粉丛里比在战场上较易显得出。他看见绮瑟在唱歌，含笑向她说道：

“王后，这歌多么凄惨！简直象鱼雁的歌一样！人们不说鱼雁的歌是死的兆应么？您的歌一定是预兆我的死；我对于你的敬爱已经致我离死不远了！”

“也好，”绮瑟回答说，“我倒也希望我的歌能预兆你的死！你不来则已，来就是报告恶消息给我听。你常常是咒愁斯丹的猫头鹰啊！今天你又有什么恶消息要报告么？”

卡尼阿多回答道：

“王后，你动气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谁管您这么样说！鱼雁尽管预兆我的死，猫头鹰可是还有一件恶消息要报告您。您的爱人愁斯丹已经不是您的了，绮瑟后。他已经在别国娶过亲了。从此以后，您须得另想办法，他已经不把您的爱情放在眼里了。他已经大吹大擂的娶过勃罗丹国的公主皓腕绮瑟了。”

卡尼阿多很气忿的跑去了。金发绮瑟低头流泪。

到了第三天，嘉阿登喊愁斯丹向他说：

“朋友，我已经考虑过。如果你的话句句真确，你在人世所过的生活全是为偿冤债，你自己和舍妹都是不幸。我有一个办

法。我们一齐乘船到听滩碣去。你去再会王后，看她是否忘记了你。辜负了你。如果她忘记了你，你以后也许能另眼看待舍妹。我们俩情同手足，应该能共患难，我跟你一阵去。”

“哥哥，”愁斯丹说，“俗话说‘人心胜黄金’，这话倒一点不错。”

愁斯丹和嘉阿登不久就穿起袈衫，拿起锡杖，打扮得象到远方朝圣的进香者一样，他们向霍威尔告了别。愁斯丹带高威纳随行，嘉阿登也只带一个亲随。他们暗中准备了一只船，四个人向康威尔驶行。

一路风平浪静。有一天天色还没有破晓，他们在距听滩碣很近的一个荒凉的海港里靠了岸。这港口隔壁就是李党的堡垒。不消说得，那位忠信的警卫李党丁莱自然可以下榻待他们，藏起他们的踪迹。

天破晓时，四个人一齐往李党走，忽然间看见一个人骑着马款款缓步，从后面走来。他们跑进树林里去，那人走过去，没有看见他们，因为他在鞍上睡着了。愁斯丹认识他，轻轻的告诉嘉阿登说：

“哥哥，这位就是李党丁莱。他睡着了。他一定是从他的爱人家回来，脑里还在梦着她呢。现在叫醒他，有些失敬。请远远的跟着我走。”

他赶上丁莱，轻轻的把他的马缰捉住，不做声不做气的和他并走。后来马跌了一脚，把背上睡汉惊醒了。他睁开眼睛，看见愁斯丹，有些躊躇，说道：

“还是你，还是你，愁斯丹啊！谢谢上帝，我能够和你再见，我等你许久了！”

“朋友，上帝保佑你！王后近来怎么样？”

“唉！说起来真是伤心！国王倒很宠爱她，常设法博她的欢心；但是从你走以后，她没有一天不为你焦思，不为你流泪。呀！你为什么又回到她的附近？你想断送自己的性命和她的性命么？愁斯丹，你须得哀怜王后啊！别再扰乱她的安宁罢！”

“朋友，”愁斯丹央求道，“请赏光一次。让我躲在李党，替我传句话给王后，请求让我再见她一次，只这一次。”

丁莱回答道：

“我很哀怜王后，除非我知道在一切女子中她还是你所最亲爱的。我不愿替你传信。”

“呀，朋友，请告诉她说，在一切女子中，她还是我所最亲爱的。这是实话。”

“好，跟我去，愁斯丹，我可以救你的急。”

丁莱警卫把他们主仆四人都留在李党住。愁斯丹把他的近况从头到尾告诉了他一番，他就跑进听滩碣宫里去打听消息。他探知三天之后，玛克王，绮瑟后以及诸臣僚猎夫人等要离开听滩碣宫到白兰西浪的离宫去大猎。愁斯丹于是把青玉戒指交给丁莱，吩咐了要传给王后的话。

一七 李党丁莱

丁莱回到听滩碣，登阶入宫，看见玛克王正和绮瑟后在殿上下棋。他在王后身旁坐下，好象是在作局外观，一再把手放在棋局上面，作指点棋路的姿势。第二次伸手时，绮瑟看见了他的手上的青玉戒指。她已经玩够了，轻轻的触动丁莱的手膀，故意把棋子弄乱。

“警卫，你看，”她说，“你把我的棋局弄乱，我没有方法使它还原了。”

玛克王退出后，绮瑟也回到私室传警卫去见她，她问道：

“朋友，你是愁斯丹的信使么？”

“是的，王后，他现在在李党，躲在我的堡垒里。”

“听说他已经在勃罗丹国结了婚，的确么？”

“王后，这话并不错。不过他请您相信，他并没有辜负您，并且在一切女子中，他时时刻刻所挂念的只有您。如果您不肯再见到他一次，他会忧伤到死，他求您允许他，请您记起临别时的誓约。”

王后静默了一会儿，心里在想另一个绮瑟。后来她回答说：

“不错，他最后和我话别时，我向他说过：‘如果我看到青玉戒指，任何高墙，坚堡或关防都不能阻止我顺承你的意旨，无论它

是好是歹。”

“王后，再过两天，合朝的人们都要离开听滩碣到白兰西浪去。愁斯丹告诉您，他预备躲在路旁荆棘丛里，他请求您垂怜他。”

“我已经说过，任何高墙，坚堡或关防都不能阻止我顺承我友的意旨。”

到了第三天，玛克和合朝文武官员人等准备离开听滩碣，愁斯丹和嘉阿登也带着亲随，穿着锁子甲，提着刀和盾，打僻路向目的地走。到白兰西浪本来有两条穿过树林的路。一条很平稳，是玛克王的队伍所经过的。一条很荒险，愁斯丹和嘉阿登把他们的两个亲随藏在那条荒险的路上，吩咐他们等候，并且看着马和盾。他们自己却溜进树林里躲在一个树窠里面。在这树窠前面的路上，愁斯丹摆了一枝榛树，上面系了一朵金银花。

出猎的队伍不久就打这条路来了。第一队是玛克王的扈从。军需官罗，元帅罗，御厨罗，御用食堂行走罗，猎犬提调罗，左手提着鸟儿的小吏罗，骑士罗，卿相罗，两两排列起来，鱼贯前行，真是威风凛凛。那些绣鞞雕鞍尤其明艳夺目。玛克王走过时，嘉阿登看见他的左右亲信，两两成群的穿起金光赤耀的衣服，惊羡不置。

王后的扈从也随着来了。走在前面的是媼妇和侍婢，随后来的是诸大臣的太太们和小姐们。她们一个一个的顺序前行，每人身旁都有一个少年骑士扈卫。最后来了一匹骡马，上面骑的是嘉阿登从来所未见过的美人，她的身材窈窕，面貌清秀，腰肢纤细，眉如画，眼如笑，齿如瓠犀，身上披了一件朱红袍，额上围着一顶黄金和宝石嵌成的冠。

“这大约是王后了。”嘉阿登低声的说。

“王后？”愁斯丹说，“不是，这是她的侍婢佳眉。”

随后又来了一位骑白马的女郎，比二月的雪还白，比玫瑰花还红，她的眼睛晶亮，好比星儿在泉水中闪烁一样。

“现在我看到了，这是王后了！”嘉阿登说。

“哦！不是，”愁斯丹说，“这是忠实的白兰简。”

那条路上猛然间现出一片奇彩，仿佛树叶中猛然迸出太阳，绮瑟真来了。那个天诛地灭的安竺列在她的身旁打着马走。

在这个当儿，荆棘丛中发出百灵和天鹅的歌声，愁斯丹把他所有的情怀都泻在这歌声里。王后懂得了她的爱人的言语。她又看见路上有一枝榛树上面紧系着一朵金银花，心里想道：“朋友，我们也是如此，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她于是驻马下鞍，走到一匹背着宝石瓮子的小马旁，仙犬小瞿卢就躺在瓮子里朱红茵褥上面。绮瑟把它取出来抱着，用手摸弄它，用嘴亲它的貂袍，并且还向它做许多玩艺儿表示亲热。她把它放还原处，然后转身向荆棘丛里高声说：

“林中的鸟儿，你的歌声使我心旷神怡，我很愿雇用你们，我的先僚玛克驰马到白兰西浪去，我自己预备到圣鲁般的离宫下榻。鸟儿，跟我去，今夜我当以酬劳歌者的酬劳酬劳你。”

愁斯丹记起这话，心里十分高兴。但是安竺列已经很心急，催王后上马，于是她的扈从走开了。

变生不测！乘舆刚走过时，那条荒野的路上来了一个武装骑士，名叫勃列芮，他远远就认出高威纳和愁斯丹的盾。他想，“这两人是谁？那一个是高威纳，另外那一个就是愁斯丹自己。”他打马赶了上来喊：“愁斯丹！”那两个亲随早已扭转马缰逃跑了。勃列芮下劲追赶，口里喊道：

“愁斯丹，请站住，我用金发绮瑟的名义来请你。”

他三次提金发绮瑟的名字喊那两个逃者，都没有效果，他们跑到连影子都望不见了，勃列芮捕住他们所丢下来的马，牵到圣鲁般见绮瑟说：

“王后，愁斯丹现在在这个国里。从听滩碣来这里，我在一条荒路上望见他。他逃了，我三次提金发绮瑟的名字喊他停，他胆怯，不敢等我。”

“先僚，这番话有些不近情理。愁斯丹如何能到这国来？他见着你为什么要逃跑？提起我的名字喊他，他那有不应的道理？”

“王后，我实在望见他，他的马可以作证。它在那边场上，鞍子还没有解呢，您看！”

勃列芮看见绮瑟发怒，心里很觉得不安，因为他很爱戴愁斯丹和绮瑟。他只好退出，懊悔不该向她说。

绮瑟流涕自语：“倒霉！我在人世活得太久了，活到愁斯丹也来侮辱我的日子！从前只要提起我的名字，有什么仇人他不敢抵挡？他的身材那样魁梧，如果听到我的名字不肯驻足，唉！那一定是那位绮瑟占住了他的缘故。他为什么还要来呢？他已经辜负了我，我已经受的冤苦，他觉得还不够，还要再来侮辱我么？一报还一报，他回到皓腕绮瑟跟前，也应该同样受耻辱啊！”

她把忠实的裴芮礼喊来，把勃列芮所传来的消息告诉了他，接着吩咐道：

“朋友，你到从听滩碣到圣鲁般那条荒路上去寻愁斯丹。告诉他我不愿意理会他了，别要大胆再到这里来，来，我就叫用人们赶他出去。”

裴芮礼寻着了愁斯丹和嘉阿登，就把王后所吩咐的话说给他

们听。愁斯丹叫道：

“兄弟，你说的是哪里话？我见到勃列芮如何会逃跑呢？你看我们连马也没有带在身边。高威纳和一个亲随看管它们，我们在约会的地点没有寻着他们，现在还在寻呢！”

这时候高威纳和嘉阿登的亲随回来了，把他们的经过说出。愁斯丹向裴芮礼央求道：

“裴芮礼，好朋友，赶快回去见王后，说我向她致敬爱，我并没有辜负她，在一切女子中她是我最心爱的。请她再差你来传赦罪的话，我在这里等着。”

裴芮礼回去把他的见闻报告了王后，但是她不肯相信。她说：

“呀！裴芮礼，你是我亲信的人，我从小时候父亲就让你侍奉我。愁斯丹是一个魔术师，他用花言巧语和贿赂买通了你，你也来骗我了，滚出去！”

裴芮礼向她跪下央求道：

“王后，这番话太狠心了。我生平从来没有受过这样苦痛。但是这不关我的事，我只替您担忧，王后，您未免对愁斯丹不起，后来追悔恐怕太晚了。”

“滚出去，我不相信你！连你，裴芮礼，忠实的裴芮礼，也来骗我了！”

愁斯丹等裴芮礼传王后的赦旨，等了许久，裴芮礼终没有来。

第二天早晨，愁斯丹穿上一件破裂衫，用朱砂和胡桃色把面孔涂成患麻疯的模样，手里持着一个化缘钵和麻疯子用的警板。他走到圣鲁般的路上，撇腔向过路的人行乞。这样办，他该能再见王后一面罢？

她终于从离宫中出来了，后面跟着白兰简和侍婢卫兵们。她

往礼拜堂走，那位麻疯子随着仆人后面，敲着警板，用很悲惨的声调哀求道：

“王后，赏我一点东西啊！您不知道我多么窘迫啊！”

绮瑟从体格身材看出那是愁斯丹。她遍身发抖，但是不肯低头看他一眼。那疯人只管哀求，他那种声调实是惨不忍闻。他走到王后身边说：

“王后，我冒昧来求您，请别动气。哀怜我些，我应该受您哀怜啊！”

但是王后喊侍仆和卫兵来，吩咐道：

“替我把这个疯人赶出去！”

用人们推他打他，他一面抵抗，一面号喊道：

“王后，求您开恩啊！”

绮瑟打了一个呵呵笑，进了礼拜堂，笑声还没有消灭。那疯人听见王后笑，马上就跑走了。王后在礼拜堂的正厅走了几步，后来猛然觉得魂不附体，于是屈膝跪下，头触着地，用两手膀作十字架形。

愁斯丹当天就向丁莱告别，神情很颓丧，好象失了知觉似的。他的船又回向勃罗丹国驶行。

不幸得很！不过多时，王后就懊悔起来了。从丁莱口里，她听说愁斯丹临别时的悲伤，才相信裴芮礼从前所说的话，愁斯丹并没有听到她的名字而逃窜，她把他驱走，真是一件大冤屈。

“什么？”她暗自思量道，“我赶了你走，你，愁斯丹爱友！你此后永远恨我而我也永远不能再见你了。你也不会知道我追悔，不会知道我自己怎样惩罚自己了！”

从这天以后，金发绮瑟因为要自惩已往罪孽，穿上一件鬃毛衣，紧贴着肉。

一八 愁斯丹之疯狂

愁斯丹回到勃罗丹国，霍威尔侯，皓腕绮瑟和卡艾宫中一切都庆贺他的归来。但是金发绮瑟既然把他驱逐，一切对于他都无意味了。他仍然朝朝暮暮的念她。他仍然想再见她一次，就是受用人们痛打也是情愿的，他知道离开了她，就是离死不远；与其慢慢的死下去，倒不如马上就一了百了，还更痛快些。在悲痛中挨命的人其实就是一个死人了。愁斯丹望死，但是尤其望王后知道他的死是为着爱她；她知道了，他死才能瞑目。

他暗地离开卡艾宫，也不告诉他的亲友和他的心腹至交嘉阿登。他穿着破衣，打着赤脚（因为只有穷乞丐在大路上走才不惹人注意），一直走到海边。港中有一只大商船正要开驶，他走上去问道：

“先僚们，上帝保佑您们一路风顺啊！您们向哪一国去呢？”

“到听滩碣去。”

“到听滩碣去！呀！先僚们，请带我去！”

他上了船。沿途一帆风顺，船在波上象飞似的，跑了五天五夜，到了第六天，就抵听滩碣抛了锚。

王宫巍然临海耸立着，四围都密无缝，只有一道铁门可进

出，却被两个巡警日夜守着。怎样得进去呢？愁斯丹下了船坐在海岸上。从一个过路人的口里，他探知玛克王还在宫里，不久要大会群臣。他问道：

“王后现在哪里？她的侍婢白兰简呢？”

“她们在宫里。近来我还见过她们。绮瑟似乎还象平素一样多愁。”

听到绮瑟的名字，愁斯丹微微嘘一口气，心里想道，无论是用计用力，他都很难再见他的爱人，玛克王如果发见了他，他会要送命的。

“送命又何妨呢？绮瑟，我不应该为爱你而遭毁灭么？活着又有什么可干呢？绮瑟，倘若你知道我在此地，还肯和我说话么？不再喊卫兵们驱逐我么？呀，不错，我有了一个计策了……我将来装一个疯子。这种玩艺儿表面虽蠢，骨子里却是握大智慧。以我为蠢者许比我更蠢，以我为疯者会比我更疯呢。”

一个渔夫来了。他穿着一件粗布袄子，戴着一顶阔边帽。愁斯丹用手招他到一个僻静地方，问道：“我很愿和你交换衣服，你愿意么？”

那渔夫看了他一眼，觉得他的衣服比自己穿的还好一点，就和他交换走了，占了便宜，心里很高兴。

愁斯丹剪去他的美丽的头发，在头顶上剃成一个十字形，又用草药精把面涂得叫人不认识。他拔起一棵树来，做成一根棒，悬在颈项上，于是打着赤脚一直望王宫走。守宫门的人以为他一定是一个疯子，向他开玩笑说：“来，你这一晌儿在哪里？”

愁斯丹撇腔答道：“蒙恩寺的寺主结婚，他是我的朋友，我刚从那里吃喜酒来。新娘子是一个带着面纱的胖尼姑。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到蒙恩，所有的和尚道士尼姑方士们都被邀了。请大家

拿着棍棒和十字架在大树阴下唱歌跳舞。我离开他们来了此地，因为今晚要替国王管杯盘。”

守门人说：“请进来，先僚，毛乌根的公子，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粗壮，一样毛糊糊的。”

他走进院子，提着棍棒做玩艺儿，宫里奴仆们一齐拦住他的路，象赶狼似的。

“看啊，疯子啊！呵！呵！呵！呵！”

掷石头的掷石头，敲棍棒的敲棍棒，他却蒙着头跳来跳去，任人戏弄。在喧声笑语中他一直走到宫殿门口，玛克王正在殿上和绮瑟并排坐着。棍棒悬在颈上，他走进去了。国王看见他，说道：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朋友，让他进来。”

左右把他引进去，颈上仍然悬着棍棒：

“朋友，你来，我们欢迎得很！”

愁斯丹扮着很奇怪的腔调回答说：

“国王啊，最圣哲的国王啊，见着您，我的心都熔在敬爱里面了。愿上帝保佑您啊，圣哲的国王！”

“朋友，你来这里寻什么？”

“寻我所最笃爱的绮瑟。我有一个妹妹，叫做普鲁娥，生得非常标致，我把她带来了。王后有些使您厌倦了，请尝尝这个。我们做一笔交易，我送舍妹给您，您送绮瑟给我，我愿娶她，并且爱戴您。”

国王笑道：“如果我送王后给你，你怎么样办？你带她到什么地方去？”

“那上边，那云霄中的玻璃宫里，那天风摇不动而阳光却透得过的宫里。那里有一间水晶宫，里面铺着香花，映着晨曦，王

后将来就住在那宫里。”

国王和诸大臣们私相议论道：

“这个疯子倒很聪明，看他多会说话！”

他坐在一块地毯上，很亲热似的仰看绮瑟。

“朋友，”国王问道，“你何以想到王后会眷顾你这样的一个痴顽的疯子呢？”

“国王，这种希望也并不过分，我尝过许多辛苦是为了她，我发疯也是为了她。”

“你究竟是谁？”

“我是愁斯丹，曾经笃爱过王后，到死都还要笃爱王后。”

听到这个名字，王后叹了一口气，变了颜色，很气忿的叱道：

“滚出去！谁叫你进来的？混账疯子，替我滚出去！”

疯子见她发怒，向她说：

“绮瑟后，从前有一次，我中了冒豪特的毒刀的伤，提一张素琴浮海，一直浮到贵国的海岸。您把我医好了。您现在忘记了么，王后？”

绮瑟叱道：“替我滚出去，疯子！我讨厌你这玩艺儿，我讨厌你这人！”

疯子转身向诸朝臣，把他们赶到门口，喊道：

“你这班坏蛋，滚出去！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和绮瑟谈谈，为了爱她，我才来此地！”

国王打哈哈笑，王后红着脸央求道：

“吾王，请把这疯子赶出去！”

但是疯子又扮着奇怪的声调说：

“绮瑟后，您记得不记得我在贵国杀死的巨龙？我把它的舌

头藏在靴里，被那毒气熏伤晕倒了，睡在一个湖边。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了不得的骑士呢！……我自以为必死，后来您把我救活了。”

绮瑟答道：

“歇你的嘴！你不要糟踏世间英雄好汉！你生来就是疯子。那班天诛地灭的水手们不把你推下海里去，带你到这里来！”

疯子呵呵笑了一声，接着说：

“绮瑟后，您记得不记得，您有一次趁我在浴盆里拿着我的刀要杀我，我告诉您一段金发的故事，您才息了气？您记得不记得我怎样和那个怯懦的警卫决斗来救护您？”

“歇你的嘴！你这胡说乱道的！为什么来这里说梦话。昨晚你一定喝醉了，现在来说醉话。”

“不错，我的确醉了，可是我喝的酒倒很奇怪，醉了就不能再醒。绮瑟后，从前有一天在海上天气很晴朗，但是热的厉害，您渴了，我们喝了一杯交杯酒，您忘记了么！从那天以后，我就时时刻刻都在沉醉中……”

绮瑟听了这番只有她能懂得的话，用外衣蒙住面孔，站起来要走，国王拉住她的貂裘阻止她说：

“等一会儿，绮瑟爱友，把这个玩艺儿看完。疯子，你是干哪一行职业的？”

“我侍奉过许多王侯。”

“真的，你会带鹰犬打猎不？”

“自然，我高兴在林中打猎时，用犬可以获得云中高飞的鸟，用弓可以射得水中游行的鱼雁。”

大家听着都好笑，国王再开了一阵玩笑，就传令左右准备好鹰犬行猎去。

“国王，”绮瑟说，“我觉得很困倦无聊。请让我回房里去休息休息，这种疯话我再不要听了。”

她回到房里坐在床上自思自叹道：

“可怜虫！我为什么要在人间投胎啊？我的心总是这般凄楚！白兰简啊，我的好妹妹，这样苦命倒不如死了干净啊！外面有一个疯子恰在这倒霉的时候来了。他一定是一个魔术师或是星相家，他对于我的生平源源本本的都知道，许多事情除着我和愁斯丹以外没有别人知道的，他都知道清清楚楚的，他一定是有法术的，才知道这些事情。”

白兰简问：“他可不就是愁斯丹？”

“不是，愁斯丹是世界第一个风度翩翩的骑士，这个疯子却生得丑恶可憎。愿上帝惩罚他，惩罚载他来的那只船！它不把他翻到大海里淹死！”

“放平静一点，王后，”白兰简劝道，“您太会咒骂了，哪里学得来的？这人也许是愁斯丹差来的。”

“不见得，我不认识他。好朋友，你去找他和他攀谈攀谈，看你认识他不？”

白兰简跑到殿里。愁斯丹一个人坐在那里，认得是她，立刻把棍棒放下向她央求道：

“爽快的白兰简，看上帝的情面，垂怜我啊！”

“坏蛋的疯子，谁告诉了你我的名字？”

“姑娘，我老早就知道了。从前这副头面也还生得漂亮，如果它现在癫狂，那就要归咎于你了，我在海上喝的酒不是你看管的么？杯子是银的，我喝了一口就递给绮瑟，你忘记了么，姑娘？”

“没有！”白兰简答道，慌忙的跑回绮瑟的房里。疯子跟了上来，口里只喊“垂怜啊！”

他跑进去，看见绮瑟，张着手膀要去拥抱她。她很羞惭，急得汗流浹背，向后退一步避他。他看见她退避，又羞又怒，气得遍身发抖，退到门口靠着墙壁，仍旧扮着腔调叹道：

“连绮瑟都畏避我，嫌恶我，我在世上自然活得太久了！呀！绮瑟，真正知道爱的人真是摆脱不开！绮瑟，源源不绝的清泉真是值得留恋玩味，到干涸的日子，它就一文不值了。爱也是如此。”

绮瑟回答道：“朋友，我眼睛看着你，心里是怀疑，身体在发抖，一切都茫无所知。连愁斯丹也不认得了。”

“绮瑟后，我就是从前笃爱过您的愁斯丹。你记得不记得：那个侏儒在我们床中间地上撒麦粉，我跳来看您，血从伤口中溅出？您忘记了我赠您小罍卢么？忘记了我投在流水里的木屑么？”

绮瑟一面瞪眼看他。一面叹气，不知说什么好，也不知信什么好。他虽然知道过去一切，就把他认作愁斯丹也未免冒昧。愁斯丹又向她说：

“王后，我也知道您现在要避我了，您究竟是一个负心人啊！但是从前在深林中茅棚里，我也曾蒙您爱过。您已经忘记我把爱犬武斯登赠给你的那一天么？这只犬向来爱我，一定还认识我。”

白兰简把它牵出。愁斯丹喊道：

“来，武斯登，你本来属于我，现在我要取你回去。”

武斯登听到他的声音，马上从白兰简的手里跑开，跑到愁斯丹的身边打滚，吮他的手，快活得乱叫。

“武斯登，”那疯子喊道，“我豢养你起来，倒是没有空费力。你欢迎我比从前我笃爱的人还亲热多了。她已经不肯认我，但是她还认得别离时她和泪和吻赠给我的这颗戒指么？这颗小青

玉戒指从来没有离开我，我在患难中尝向它求安慰，它经过我的热泪薰染已不知多少次了。”

绮瑟看到戒指，立刻伸着手膀喊道：

“我在这里！我还是你的，愁斯丹！”

愁斯丹现在不扮腔了，问她：

“爱友，何以您认出我，反在武斯登之后呢？这颗戒指何关紧要？您不觉得单提已往爱的生活，您就能认出我，我比较更快活些么？腔调又何关紧要？您所应该听的是我的心的声音啊！”

“爱友，”绮瑟说，“我们的周围尽是奸人狡计，不然，我早就认您了。我还是您的，愁斯丹！”

她晕倒在她的爱人的怀里；醒过来时愁斯丹还在拥抱着她，吻她的眼和面孔。

过了几天，有两个宫娥猜出愁斯丹是装疯，报告了安竺列，安竺列派了三个武装侦探看守宫门。愁斯丹要进门时，他们叱道：“滚出去，疯子，回到你的草窝里睡去！”

“呃，什么！先僚们，”疯子叫道，“我今夜不能进去拥抱王后么！你们不知道她爱我，这会子在等着我么？”

他提起棍棒一挥，侦探们都吓慌了，只好让他进去。他抱着王后，向她说：

“爱友，不久他们就会发见我，我不能不逃了。我须得离开您。以后永远不能回来了。我的死期不远了。离开了您，我念也要念到死啊！”

“爱友，把您的手膀抱紧些，紧到把我的心都榨裂了，然后我们的魂一阵升天去！把我带到您从前尝谈到的那个乐国里去，在那个乐国里，人去了就永不回头，整天的听着伟大的乐师们奏着无终的歌曲。请带我去那里！”

“好，我带您到那生人的乐国里去。时候已经快到了。人世的悲哀和人世的欢乐，我们都尽量的享受过了。时候已快到了，到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如果我喊您，您来么，绮瑟？”

“爱友，尽管喊我，我一定来！”

“爱友，愿上帝报酬您这种厚谊！”

他跨出户限时，侦探赶上去要打他，他呵呵笑一声，一面挥棒，一面说道：

“诸位先僚们，驱逐我干吗？我的尘缘已了，王后已经差我到远方去准备我所允许过她的香花铺着晨曦照着的水晶宫了。”

“去你的，疯子，倒霉去！”

宫中仆役等走开，疯子从容不迫的跳走了。

一九 死

愁斯丹刚回到勃罗丹国的卡艾宫，他的好友嘉阿登正和一个藩臣名叫做贝大理的打仗，他须得上阵去救援，他陷入敌人的伏兵中间，虽然把贝大理弟兄七人都杀了，自己也被毒锋刺伤。他带伤回到卡艾就医，但是医药完全没有效验。他的病一天沉重似一天，毒传到周身，面色变得苍白，骨头也逐渐露出来了。

他自知必死，还想再见金发绮瑟一面。但是怎样去见她呢？他是那样羸弱，一定经不起风波。纵使他能抵到康威尔，他也无法逃开仇人的耳目。他自怨自叹，毒气又在搅扰他。他只好等着死。

他暗地请嘉阿登来，向他申诉愁怀，因为他们俩是刎头交。他不准别人留在房里，连隔壁的房子里也不准有人。他的妻子绮瑟觉得这很奇怪，心里非常怅惘，很想听听他们究竟讲些什么。她于是靠着愁斯丹的床头的间壁窥听，吩咐一个侍婢在外面瞟着，免得有人看见她。

愁斯丹力疾坐起，靠着墙壁，嘉阿登坐在他的身旁，两人相对流泪。他们想到同袍的深情厚谊快要终局，心里都很悲伤。愁斯丹说：

“挚友，我在贵国是一个异乡人，除着您以外，既无亲，又

无友，只有您还可以给我一些安慰。我现在已不能久于人世了，在未死之前，还想向金发绮瑟告一次永别。但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她知道我的心事呢？唉！如果有一个人送个信给她，她爱我，一定一喊就来。嘉阿登，好朋友，看我们的友谊，看我们同袍的情分，看您自己的豪爽的性格。我请再劳您一回驾，替我冒一次险。如果您把我的话传给绮瑟，我永远感激您，爱戴您。”

嘉阿登看见愁斯丹流泪，心里也凄惻万分，很从容的回答道：

“好朋友，请别哭，我照您所希望的去做。朋友，我爱您，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尽管把要向王后说的话告诉我，我准备去。

愁斯丹答道：“朋友，我感激万分！请把这颗戒指带去！这是她和我的‘符节。’您到了康威尔，就扮一个商人进宫去。带些丝绸请她看看，想办法叫她看到这颗戒指。她看见戒指，马上就会设法喊您去私谈。您向她说：我的心向她致敬礼。只有她能安慰我，如果她不来，我就要死了。请她不要忘记我们以往的悲欢离合的恩爱生活，请她记起我们在海上所饮的交杯酒。哎哟！我们那时候所喝的是致命的毒药啊！请她记起我向她发过誓，除着她以外，我不爱任何女子。告诉她我并没有破坏这个誓约。”

皓腕绮瑟在隔壁听到这番话，几乎晕倒了。

“朋友，快些去，快些回来；如果您耽搁，我们就无缘再见了。我希望您能在四十天之内把金发绮瑟带回来。别叫令妹知道您走，或者向她说去找医生。您可以乘我的船去，带两张帆子，一张白的，一张黑的。如果您带着绮瑟回来，请挂白帆；否则请挂黑帆。朋友，我的话尽于此了。愿上帝保佑您安全！”

他噙唏流泪，嘉阿登也同样的哭泣，吻着愁斯丹就告别走了。

一遇到顺风，他就拔锚挂帆启了程。船乘着微风，破着起伏

不平的浪前进。他们带了许多珍贵货物，如各色丝绸，杜尔镇的瓷器，包都镇的酒，西班牙的鹰之类，无所不备。嘉阿登想藉这些货物得晋见绮瑟的机会，他们乘风破浪，走了八天八夜，然后安抵康威尔国。

女子的忿怒从来是最可怕的东西，男子们须得防备的！她钟情愈热烈，怀恨也愈就酷毒。她的爱来得快，恨也来得快；恨来了，比爱还要留得长久些。她们知道节制爱，却不能节制恨。皓腕绮瑟靠着墙壁，一个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她本来多么笃爱愁斯丹！……她终于知道了他的心已让别一个女子占有了。她把听到的话一个个字藏在心里。如果到了报复的时机，就是他所爱的人也逃不着她的手呢！但是她现在假装一切都不知道。门开时，她走进愁斯丹的卧室，把忿怒埋在心里，表面还扮出一个有情人的样子，很殷勤的看护他，温慰他，吻他，盘问嘉阿登是否不久就能寻得医生回头。报复的念头却深藏在她的心窝里。

嘉阿登日夜不停的航行，终于抵听滩碣下了锚。他捧一只鹰，一匹上色丝绸和一个精工细雕的杯子献给玛克王，求他保护他在康威尔境和平交易，不受豪贵的侵袭。国王凭着大众允许了他的请求。

嘉阿登于是取一颗金钿请王后看，说道：

“王后，这金子是上色的，（把愁斯丹的戒指脱下摆在金钿旁边），您看，它比这颗戒指的金子还更好，而这颗戒指的金子已经就很珍贵了。”

绮瑟见到青玉戒指，登时心跳色变。她很怕听下文，于是把嘉阿登引到窗旁，好象要把那颗金钿看得清楚些。嘉阿登很简单的向她说道：

“王后，愁斯丹中了毒锋的伤，现在奄奄待毙。他说只有您

能安慰他，他请您记起以往共甘苦的生活。他把这颗青玉戒指奉赠，请您好生收着。”

绮瑟听着战栗，回答道：

“朋友，我跟您去。请把船准备好，明早启程。”

第二天早晨，王后说要出去打鸟儿，传令猎户们准备猎犬。安竺列常常窥伺她，陪她同行。他们快到海岸时，一只野鸡飞起，安竺列纵鹰去擒捉。那天天气很清朗，鹰去了就没有飞回。

“安竺列侯，您看，”王后说，“海港里那只是什么船？鹰就栖在它的桅杆上，那是谁的船？”

“王后，”安竺列答道，“昨天有一位勃罗丹国商人拿金钿请您看。这只船就是他的。我们到那里去取鹰回来。”

嘉阿登已经放下一个吊桥，迎王后上岸，他说：

“王后，请进来，我有许多珍奇货物，请您看看。”

“好，我很情愿，”王后说。

她下马上吊桥进了船。安竺列也跟上吊桥来，嘉阿登一桨就把他打落到海里去了，喊道：

“贼子，快些死罢！你虐待愁斯丹和王后，这是翻报！”

他们马上就拔锚竖桅挂帆开了船。晨风吹着桅索沙沙的响，把帆子鼓得紧满满的。离开海港，船就在太阳烈火之下打着金光赤耀的海涛向远方走。

愁斯丹困守卡艾宫，正在烦闷无聊。他渴望绮瑟来。现在他已别无可慰心的事件，挨命不死，也全是为等待她来。他每天都差人到海岸去探听船回来没有，帆子是什么颜色。后来他又叫人把自己抬到盘马崖巅。在太阳还未落下之前，他总是向辽远的海面眷望着。

诸位先僚们，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测祸福，这时又发生了

一件悲惨的挫折，凡是有情人听到都要堕泪的。绮瑟已一步近似一步了，盘马崖也遥遥在望了，船也很得意似的航行着。猛然间一阵暴风飞起，把船帆吹得打旋转。水手们手忙脚乱，抵抗风不住，吹得东颠西倒的，风如虎吼，浪如山崩，空中黑云四布；海面朦胧一片，雨又倾盆似的下注。桅索都被风吹断了，水手们只得把帆落下，任风浪去颠簸。祸不单行，他们忘记把系在船艄拖着的小艇捞起。一阵大浪打来，就把它转去了。绮瑟叫道：

“哎哟！可怜虫！天不让我活到再见我的爱友愁斯丹一次，他要我在这海里淹死了。愁斯丹啊，我只要能和你再晤谈一次，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爱友，如果天不给我们这个恩惠，那是多么大的一件憾事啊！我死本不值什么，天要我死，我死就是了。但是，爱友，我死了你也不愿活，我知道的。我们有这样深挚的情分。你离开我独死，或者我离开你独死，都是不可能的。你的死和我的死都在眼前，我明明白白的看得见。哎！我终于达不到希望，朋友，我原来希望死在你的怀里，同你合葬在一副棺木里，但是凡事都不能尽如人意！我现在要没有你而一个人孤零零的死在这海里了。你也许不知道我死，还在挨命活着等我来，天也许保佑你全愈罢……呀，也许在我以后你又去爱别一个女子，你也许爱皓腕绮瑟！我不知道你究竟怎么样；至于我呢，如果你死，我决不在这世上活着。朋友，望上帝开恩，让我来把你医好，不然，就让我们俩受同样苦楚，在同时死罢！”

风暴未息时，王后只是这样自思自叹。但是过了五天，风浪就平静了。在船桅顶上，嘉阿登兴高采烈的挂起白帆，使愁斯丹好望见它的颜色。勃罗丹国已遥遥在望了……唉！风浪平静了，海面就死板板的，帆子一点也不摇动。水手们下劲把船向前划，向后划，向左划，向右划，它都是象山一般的稳定。小艇已被风刮

去，海岸虽可望而不可攀。第三夜，绮瑟梦见她的衣裙上摆着一个野猪的头，淋漓的腥血把她的衣裳都染污了。她醒来就知道在这生不能再见她的爱人了。

愁斯丹已经没有气力再去盘马崖顶守望了。他度了许多如年的长日，在距海岸辽远的房子里关着，为着期而不来的绮瑟流涕。他感伤憔悴，展转反侧的长嘘短叹。这焦心的期望已经就够致他死命了。

过了些时候，微风徐来，白帆已遥遥在望。皓腕绮瑟的报复的时机到了。她到愁斯丹的床前向他说：

“爱友，嘉阿登快抵岸了。我已经望见他的船在海上慢慢的走来，希望他找到了能医治您的人回来啊！”

愁斯丹战栗问道：“丽友，您知道那一定是他的船么？它挂着怎么样的帆子？”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风并不大，所以帆子高高的张起。它的颜色是一抹黑。”

愁斯丹转身向墙壁说：

“我再不能活下去了！”他叫了三声：“绮瑟啊，爱友！”叫第四声时，他就长辞人世了。

宫中所有愁斯丹的骑士们都号啕大哭。他们把他的尸体移下床，摊在一个很华美的褥子上，然后把殓服将他盖起。

海风逐渐大起来了，把帆篷吹得紧满满的。船被吹抵了岸，王后登岸，听见满街都是哭声，礼拜堂的钟也在丁丁当当的响。她问当地人这丧钟和啼哭究竟为什么。

一个老叟答道：“夫人，我们现在正当国忧。爽直英武的愁斯丹已长辞人世了。他生平救苦救难，不遗余力，真是一个好人。

他的死对于敝国是极大的灾祸呢。”

绮瑟听着不发一言，只顺着路呆呆的往宫里走，也不暇整理衣裳了。勃罗丹国人看见却都十分惊讶；他们从来没有眼福见过这么美的女子。她是谁？从哪里来的？

皓腕绮瑟追悔她的罪过，凭尸痛哭不已。另一位绮瑟走近来了，向她说道：

“夫人，请起来让我。您该知道，论理，我比您更应该哭他一场。别人从来没有象我这样爱过她。”

她将身向东方祷告了上帝，于是揭开殓服，沿她的亡友躺着，吻他的唇，吻他的脸，紧紧的拥抱他。她痛悼过度，就死在她的亡友身旁：身子贴着身子，嘴唇贴着嘴唇。

玛克王听到消息，马上就渡海到勃罗丹国。他带了两副棺材，一副是玛瑙的，给绮瑟，一副是绿玉的，给愁斯丹。他把这两个生前相爱的尸首用船带回听滩碣。在一个礼拜堂的左右两奥，他筑了两个墓安葬了他们俩。到了夜间，愁斯丹的墓上生着一棵枝叶青葱花蕊馥郁的蔷薇。它攀上礼拜堂的屋顶，落到绮瑟的坟头又生了根。乡人们把它砍去三次，每次它都再生长起来，象从前一样青葱，象从前一样馥郁。他们把这件奇迹禀报玛克王。玛克王下了一道谕旨，禁止后人砍伐这棵蔷薇。

诸位听官们，从前伯欧尔、汤姆斯、艾尔夏和郭特佛里几位中世纪的诗人们传述这段佳话，是专为世间有情人去听的。他们托我向诸位致敬礼。他们向多愁的人们，快活的人们，失望的人们和期望的人们，向一切幸运的和不幸的有情人们致敬礼。默祝他们在这段佳话里寻得安慰来打消一切人世间的无常和不平，打消一切仇恨和苦恼，打消一切爱情上的烦忧隐痛！

译名对照表

Aguynguerron, 亚昆谷林	Gallois, 高芦瓦
Andret, 安竺列	Gauvain, 高温
Arthur, 亚瑟王	Gilain, 季伦
Avallon, 亚哇伦	Girflet, 郭佛勒
Bedalis, 贝大理	Gondoin, 刚端文
Blanchefleur, 白花夫人	Gorvenal, 高威纳
Blancheland, 白兰西浪	Guenelon, 关洛伦
Bleheri, 勃列芮	Hoël, 霍威尔
Brangien, 白兰简	Husdent, 武斯登
Bretagne, 勃罗丹	Iseut, 绮瑟
Cardeul, 卡都	Kaherdin 嘉阿登,
Carhaix, 卡艾堡	Kanoël, 卡罗威尔
Carmille, 佳眉	Kariado, 卡尼阿多
Cornouailles, 康威尔	Ké, 凯警卫
Denoalen, 邓罗浪	Loonnois, 鲁劳哇
Dinas de Lidan, 李党丁莱	Marc, 玛克
Eilhart, 艾尔夏	Marie-Madeleine,
Frocin, 浮劳生	圣玛利马德琳

Morholt, 冒豪特
Morgan, duc, 茅根侯
Morois, 茂萝洼林
Nantes, 浪特
Ogrin, 奥格林
Orri, 欧雷
Perinis, 裴芮礼
Petit Crou, 小瞿卢

Riol, 芮阿尔
Rivalen, 芮法伦
Roholt, 洛夏德
Thomas, 汤姆斯
Tintagel, 听滩碣
Tristan, 愁斯丹
Urgan le Nelu, 毛乌根
Weisefort, 韦斯浮